

一之研四刊類藝文代現

# 密秘的维尔亞

著納爾倍國法  
譯文烈黎



行發社版出進改

刊叢藝文代現

一之輯四

# 密祕的維爾亞

著 納 爾 培

譯 文 烈 黎

行發社版出進改

現代文藝叢刊

四輯之一

# 亞爾維的秘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培爾納

譯者 黎烈文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總社 永安民權路

印刷所 永安北城邊

營業處 永安新街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月初版

## 前記

這裏集印的一個三幕劇和兩個短劇，都是法國劇作家培爾納（Jean Jacques Bernard）的作品。

培爾納是上次大戰後不久，在法國劇壇嶄露頭角的作家。他的父親老培爾納（Tristan Bernard, 1866—）也是一位著名的編劇者。但培爾納並沒有受他父親的影響，他的作風和他父親的截然不同。老培爾納寫的是輕快的，富於諧謔氣氛的喜劇；而培爾納則走着詩的，憂鬱的，非常嚴肅的道路。他在法國劇壇創立了所謂沉默派（Ecole du Silence），並且成了這一派的領袖。

第一次大戰後，法國不會出現像以前浪漫主義，寫實主義那樣風靡一時，在世界文壇發生鉅大影響，形成一個主要思潮的文藝派別，而祇產生了一些在技巧方面有着相當成就的小的流派。沉默派就是這些小的流派中的一個。

沉默派的戲劇並不是一種啞劇，培爾納的劇本和別人的劇本一樣，是由無數串的台詞組合而成。所謂「沉默」也者，只有一種相對的意義，只是作者所用創作方法的一種解釋。大體說來，沉默派的戲劇不需要驚人的情節，巨大的場面，衆多的人物；它所取材不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細事故，譬如家庭糾紛、戀愛問題等等，但却用着非常含蓄的表現方法，極端纖細的心理分析的手腕，使得觀衆能夠窺見劇中人物不會吐露的衷曲，體會劇中人物內心的爭鬥、煩惱等等，因而對他們發生同情，並且深深的受着感動，完全收到作者預期的效果。這種作品可以說是一種運用心理分析方法的寫實主義的作品。

收在這裏的「亞爾維的祕密」和「姑誤」兩劇，不但可以看出培爾納的特有作風，同時也可以當做沉默派的代表作看。亞爾維 (Alexis-Felix Arvers, 1806—1850) 是法國浪漫主義初期的詩人。這個短劇裏面所有的人物，幾乎全部都是實有的人物。作者利用這首著名的十四行詩，和一段流傳法國文壇的佳話，使我們非常親切地感覺到詩人內心的祕密與其焦灼難言的苦悶，這恰是沉默派的手法。

「妬誤」是培爾納最成功的一個作品。從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第一次由 Eschlothers 團假 Theatre Antoine 上演起，一直受着觀眾的歡迎。到這次戰事發生，法京陷落時止，巴黎國立劇場 Comedie Francaise 還時時排演。現在，淪陷四年的法國，又已得着盟國——尤其是美國的援助，從德國軍隊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這劇本的內容更有了一種新的意義，當然更會受到許多新的觀眾的歡迎。以前法國文藝批評家 Regis Gignoux 讚譽過「妬誤」：「這不單是研究嫉妬心的新的一頁，這是現代史的一張繪畫」（Ce n'est pas simplement une nouvelle page a l'etude de la jalousie ; c'est un tableau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實在是非常恰當的評語，可悲的是：這一張現代史的繪畫竟包含着兩次世界大戰——由第一次大戰產生的「妬誤」，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一定有了更多的實例！

在我國，「妬誤」也已有過相當的觀眾。十年前，這譯本剛印出不久，曾在上海演出過；最近數年，國立劇校又曾在重慶及四川其他地方陸續上演。據劇校友人來信，演出的結果都很不錯。因為這書現在不易買到，譯者還從這位朋友那裏得到修訂再版的鼓勵。

「一個現代孩子的夢」是培爾納較晚的作品，他的作風在這裏似乎已有改變。這短劇寫法很新，所以順便介紹過來。

除開這裏的三個劇本以外，塔爾納的重要作品還有「瑪爾廷勒」(Martine)，「旅行的邀請」(Invitation au Voyage)，「他人之春」(Le Printemps des Autres)等。其中「瑪爾廷勒」一劇，我記得已經有過袁昌英女士的翻譯。

譯者·卅四年六月十五日，記於永安。

## 目次

前記	.....	( 一 )
亞爾維的祕密	.....	( 一 )
姑 誤	.....	( 三五 )
一個現代孩子的夢	.....	( 一一三 )



亞爾維的祕密

我的生命有個祕密，我的靈魂有個玄奇：

一種悠久的愛情發生於片刻。

這苦難沒有希望，我也只合默然，

而那令我生愛的女人永不知道我的愛。

啊啊，我曾依過她的身邊未獲垂青，

每在她的左右，而却每是孤獨，

直待把我的年華度盡在塵土，

我不敢有所求請，也不會收到毫分。

在她，上帝雖是將她生得善良而又溫柔，

她恍惚着，不會聽到，當走着她的路途，

那跟着她兩腳揚起的愛情的低語。

她對那莊嚴的義務抱着純潔的忠誠，

當她讀着這些充滿着她的詩句，她將云：  
「這女人究竟是誰呢？」而她不會解悟。

Alexis-Felix Arvers: Les Heures Perdues.

人物：亞爾維

封達勒

羅帝葉

亞爾塞拉藏書館的門房

瑪麗

羅帝葉夫人

時間：一八三一年二月。

地點：亞爾塞拉藏書館內羅帝葉的客廳。

佈景：裏面有兩個相等的大窗戶，窗外是一個大洋台。從窗格中可以透見外面灰色的天空和聳立在那天空中的塞萊河岸的松樹。右邊是一個大而且深的壁爐。壁爐上豎着兩盞燈。左邊正對着壁爐，有一架小鋼琴。舞台最前線的右側有一扇門通往過路屋。稍進有兩張同樣的門，面對面的開着，右邊的通往羅帝葉的房間，左邊的通往羅帝葉夫人的房間。右面大窗戶前有一隻小圓桌。壁爐前對列着兩把安樂椅。兩窗之間的壁上，正對觀衆，懸着一幅亞列甫山的風景畫。窗幔和安樂椅、圓桌等都是一律紅呢鑲着黃絨邊。

（在快近房間中央的地方，一個青年面對壁爐坐在一把靠椅上。只有他一人。他一點也不動的坐着，帽子和手杖擱在膝間。穿着當時的普通衣服，上衣顏色深而腰身緊。領子極高，打着一個大領結。帽子也很高，除胸間繫着一個不用的方形單眼鏡外，沒有什麼裝飾。臉子可以說使人見着愉快。眼色溫柔。頭髮多而捲曲，褐色。鬚鬚頗短。過了一會兒，另外一個青年由舞台最前線左側的門進場。年齡大約和第一個相等。面色蒼白。但服裝比較裝飾得多。態度也比較浪漫得多。第一個青年聽着聲音轉過身去。）

第二個青年 亞爾維！

亞爾維 封達勒！

封達勒 你獨個兒在這些畫壁裏面幹甚麼呢？

亞爾維 你瞧：我在等候着。

封達勒 你等候誰呢？救世主嗎？查理十世（Charles X）的轉來嗎？古典派殘喘的消亡嗎？或是單單等候這屋子的主人們呢？

亞爾維（放下他的手杖和帽子） 羅帝葉夫人在一位親戚家裏。羅帝葉還沒有回來。

封達勒 沒有回來！亞爾塞拉今天空啦！一個星期天，慈悲的主日，亞爾塞拉慈悲的天主却兀自逃跑了！假如他沒有約着我三點鐘相會倒也罷了。

亞爾維 你知道羅帝葉的。他也許把你忘記了。

封達勒 啊！他真粗忽過了極點了。我還給他帶來了一件工作……總之，我和你一塊等着吧。糟透了！也許好透了。（他坐下）親愛的亞爾維，我真非常高興再見到你呢。你好嗎？

亞爾維 好……

封達勒 我也一樣……或者不如說是很壞。我是從——你知道這事嗎？——從西班牙回來的。

亞爾維 有人告訴過我。

封達勒 我重又出現在這裏……（他瞧着他的周圍）這裏……你懂得嗎……這瑪麗不在的

客廳……

亞爾維 是的……

封達勒 啊！這座亞爾塞拉的房子……羅帝葉在這壁爐前面對我們說着一些故事……而瑪

麗……瑪麗面着這鋼琴……慈悲的主日啊！這一切，當我在那兒的時候，我覺得遠，

……而近……她結婚馬上快滿一年了……

亞爾維 二月十七滿一年……後天……

封達勒 一年！真是奇蹟呀！……至少請你趕快告訴我她還沒有完全丟掉他父親的這些好

星期日吧？人家有時可以在這裏看見她嗎？噯呀！這當然再不一樣了，是嗎？

亞爾維 這些時候她都住在梅茨（Metz）。她是上星期轉回巴黎的……（經過一會沉默）

你懂得嗎？我到這兒來往並沒有多久，我……當保羅·傅奇（Paul Faucher）介紹我的時候，她正要結婚。

封達勒 不錯……啊，好亞爾維呀，我現在還很戀愛着她呢……

亞爾維 啊！

封達勒 在你面前，我可以把這事告訴你：去年我所以到西班牙去，就是爲的瑪麗。你可以想到公使並不需要我這樣的夥伴。這只是一種逃走的手段；因爲我的心碎了，我的好朋友呀。但是逃走也不見得常是一種靈丹妙藥。我先以爲時間的間隔可以使我的感情沉靜下去……啊，不幸呀，我簡直是一個小孩。在那兒我只有一个念頭：回去。當我忍耐不住的時候，自然應該回來。但是這兒的欺負使我喪氣。瑪麗在梅茨。因此我只想再又出走。我把這意思寫給她了，你知道嗎？……我對她說了些什麼呢？我告訴她我應當作一個長遠的旅行，直到頭髮完全白了方才回來。那時我才會馴服，對呀，像被人在耕地趕着跑的馬兒一般馴服……（他興奮着。他邊說邊走。他重述着他的話。）對呀，在那些耕地上……（突然見到亞爾維的眼睛停住在他身上。）有什麼事？你怎麼這樣瞧着我？

亞爾維 我嗎？……

封達勒（微笑着比較沉靜）——對啦，對啦，你心裏在想：「他並沒有戀愛到他自己所想像的那種程度。他說得過分。」

亞爾維 我向你發誓……

封達勒 不錯，我從沒有說過這是一種使得人死的愛情。在先我得請你放心，我並不會因此而死……（他摸摸胸口）我的肺病不會讓我有情死的餘裕……但請相信我，這是一種非常嚴肅，非常耐久，我還可以大胆說非常友愛的一種感情。

亞爾維 友愛的……

封達勒 這應當是友愛的。我的熱情取了這個可敬的方式。這方式保存着一切我當獻給瑪麗的熱情。凡是見過星期日晚上我叫和瑪麗同年齡的青年和她跳舞的人，一定能够了解我。我是一個被牽制着的美人的陰鬱的欣賞者。我不誇大話……是啦，是啦，你在微笑。沒有嗎？你應當懂得我，你……你不覺得我們全都對那發生在瑪麗身上的事情負着一點連帶責任嗎？

亞爾維 瑪麗身上發生了甚麼事情呢？

封達勒 可是，我親愛的亞爾維呀，這是本世紀最悲哀的故事。憑着我那正統王朝派的榮，我可以向你發誓：假如一八三〇年僅只見到查理十世的沒落，這還算是一個好年份。但是請想想罷：亞爾塞拉的女神竟能下嫁一個她自己願嫁的凡夫。她本是浪漫派的精靈(Nymphe)，她很可以成爲浪漫派的仙女(Déesse)。我並不是爲着那可憐的弱



影般的我自己而哭她，我是爲着整個的藝術而哭她。她不和傅奢（Adele Foucher）一樣值得成爲雨果的伴侶嗎？請你設想那和我們第一流詩人結合着的瑪麗的命運吧……愛米兒·杜尚（Emile Deschamps），歐格說或者威尼（Alfred de Vigny），那一個名字她得不到呢？再請想想看，如果年滿准許的話，她連我們偉大的梭羅（Alexandre Soumet）都不算配不上呢……她不在這些人中間選擇，天大的災禍啊……她竟嫁給一個財政官而做了奧勒西耶太太（Madame Messier）……

亞爾維

這倒是一個好丈夫……

封達勒 啊，你這種鬼惡的見地！炸雷呀！與其把瑪麗領到這樣的祭壇，還不如折斷我們的筆桿，對「愛爾納尼」（Hernani）雨果的傑作，浪漫派征服古典派之名劇。譯者註）叫倒好！可是我們可憐的羅帝葉對這事作何感想呢？

亞爾維 真的，她父親起初很害怕。現在呢，他……極了。

封達勒 不！怎樣的人啊！（凝想）也許還可以說怎樣的教訓啊！誰還像他這樣使我們感到這樣的驚異呢！這不好的意外之事在他竟覺得當然，任何父親，我對你說，任何父親不敢對他的女兒抱着那樣高遠的希望。而任何抱有那樣高遠希望的父親，不會這樣輕易的允許他的女兒嫁給一個官吏……啊，玄學家……

（他起身向鋼琴走去。）

亞爾維（情不自禁）你要幹甚麼？（正在開着鋼琴的封達勒停住了，瞧着亞爾維）放下這鋼琴。你不懂得……怎麼！你自己說戀愛着……却……那麼關上她的鋼琴……

封達勒（讓琴蓋落下）……這鋼琴以前是瑪麗的。

亞爾維 這將永遠是她的……

封達勒 我的外動使你覺得憂演……你或者有理……啊，甚麼時候我們再聽到這樂器的彈奏呢？……羅帝葉如娘的鋼琴啊，你幾時再在她的指下顫動呢？

瑪麗（她從舞台最前線左邊的門進場，她聽到了封達勒最後那一句話。）就在今天，封達勒！（瑪麗年十九，髮褐色，貌美。）

封達勒 你在這兒嗎？

瑪麗 我剛剛來到……你呢？單是你倆嗎，先生們？……日安，亞爾維先生……你沒有改變呢，封達勒……

封達勒（吻着她的手）我非常感動……沒有，沒有，我沒有改變什麼……夫人……

瑪麗（笑）你好難堪的在叫着夫人啊……（學他的聲音）「夫人」……可憐的封達勒啊……正直的封達勒啊，我很高興再見到你呢……你知道嗎，你最後那封信很使我快樂。

你以後得和我談談你在西班牙的旅況。但不要做出這副哭喪的臉孔。你多麼有趣啊！你仍舊保持着那作臨死者的遊戲的習慣嗎？你還記得你那些用屍灰瓶（圖案）裝飾的卷帙嗎？天啊！你是多麼奇怪呀！

封達勒 你永遠是值得崇拜的：啊！我有許多事要對你說。我走進這客廳——在我看來這客廳是空的，因為你走了的緣故——想不到這樣快就會在這兒再見到你。怎麼！過去的一切都沒移動而瑪麗依舊在這兒。

瑪麗 在客中……

封達勒 在客中……（沉默一會）墨勒西耶先生安好嗎？

瑪麗（微笑）時候到了……謝謝你，我的丈夫托福。這是一個最好的丈夫，而我對他有一種百倍於前的一天比一天親愛的情份。（笑）我可憐的封達勒啊……怎麼，亞爾維先生，你一句話都不說？

亞爾維（驚慄）我在聽着……（沉默）請允許我安置……

瑪麗 你們兩人都在等我的父親嗎？

封達勒 他出去了。

瑪麗 靠得住嗎？

封達勒 亞爾維……

亞爾維 人家對我這樣說的。

瑪麗 我們等着瞧罷……（她坐向鋼琴，開始彈奏。兩個男子瞧着她。過了一會，羅帝葉在右面窗戶後的洋台上出現，這是一個偉男子，長臂，長手，長髮，嘴上無鬚，惟兩頰有微髭。披着一件高領披風，戴一頂無邊小帽。他輕輕地推開披風，悄然無聲的空進室內，微笑着呆立了一會，聽瑪麗彈琴。瑪麗回過頭去向他叫着：）啊，我知道他沒有出去呢。（她起身向他跑去。）早安 爸爸。

羅帝葉 （法國東部口音頗重。）你在這兒啦，瑪麗？來了好久了嗎？

（他把帽子和披風取去。）

瑪麗 沒有，我來還沒有好久。倒是這些先生們等了你好久。

羅帝葉 （向前和他們握手。）日安，封達勒；你好呀，亞爾維？你們一定知道原諒我的。我有話吩咐了門房，但是那些話不是對你們用的。那些話決不是對你們用的。

亞爾維 你太好了。

羅帝葉 我一點也不好，我是一個可憐的故事家，每當我被一個題目抓住了，便只曉得做一個糊塗、焦躁的惡人。剛才一個題目把我抓住了，我便忘記我在等着封達勒，並且

亞爾維也無論什麼時候都有權力來找我的，白天……

亞爾維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羅蒂葉 ……或是晚上，我的孩子……所以，我說我出去了，並且我是真的出去了……在洋台上，雖然天冷……是啦，我利用着我太太不在的時候——瑪麗，你不會去說罷！——而我夢想着……聖母院和那些籬圍，塞萊河和那些鼓噪着的蛙兒，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興者……我不承認還有什麼可以和這洋台匹敵的工作室。你可以在這裏見到那城市的心兒，然而你又和巴黎隔得那樣遙遠！至少隔着一百五十里。我有一個鐘頭之久，自己沒有厭煩自己。

封達勒 那麼我們不久便可以得到一種新的詩體……

羅蒂葉 這是一百十一綴音詩（Alexandrin），封達勒。假如仲馬（Dumas）在這兒，他一定會和你抱吻……（他把背靠近壁爐）恰好，上月我和愛米兒·杜尚，仲馬，雨果聯了二十分鐘的句，因為我們除此以外沒有旁的作法。那次恰好這亞爾塞拉的門房跑來截斷我們的狂樂，他打開門對我說：「一位男客求見館長……」不然我真不敢想像那結果。我們那時顯然正要失去散文韻律並且冒瀆可笑的危險求助於詩句的歹韻……

封達勒（他聽得出神）有趣得很……

亞爾維（同樣）真可佩服。

封達勒 妙極，奇極……

羅帝葉 三脚循環韻的詩句……當心啊！詩是陰險的東西呢，孩子們……你們要提防着牠呀。

封達勒 爲着愛她更得其法……

羅帝葉 自然……你們想想看，那天來求見我的男客是一位青年歷史家呢，有人說他頗有才幹。他名叫米密勒（Michelet）。他跑來這些充滿着紀念的地方，重新發見修利（Sully）的亞爾塞拉的氛圍氣。可是我懷疑他的工作能够有什麼好結果。這人是一個詩人的胚子，是一個溫柔的夢想者，而不像是爲着歷史出世的……人們會把自己的命運弄錯，真叫人吃驚。比方我呀，只是一個博物學者而缺少着……（微笑）你們却會以爲是……一個十足的讀書家罷。

亞爾維 啊！

封達勒 你怎麼疑到，……

羅帝葉 好嘍，瑪麗，我沒有料到會看見你這樣早，我的女兒。這是一個漂亮的奇襲。

瑪麗 爸爸，我這整天都是你的。我不會離開此地。我的丈夫會來晚餐，並且今晚上我與

和媽媽和你招待我們星期天的例客，和從前一樣……

羅帝葉（帶着一種小孩子的喜氣洋洋的微笑向亞爾維和封達勒） 你們聽啦，先生們……

瑪麗 我要向所有我們的友人證明——你呢，因為你早就懂得這事的——你一點也沒有失掉你的嬌女，在她結婚之後。

羅帝葉（同上動作） 聽啦……聽啦……！怎樣的事變啊！你們應當絕對的替我儘其可能的多邀些客人來。啊！你們可以替我幫個忙嗎？你們願不願意就便去通知梭利愛（Soulie），雨果·巴爾扎克（Balzac），既羅（Guiraud），都札（Dauzats），聖柏伍（Sainte-Bauve）……通知所有你們想得起的人們……啊！假如你們能够會到納爾哇（Gerard de Nerval）和波雷柏梯（Boulay-Paty）的話……天哪！天哪！拉馬丁（Lamartine）却不在巴黎……

封達勒 我們要掀動全城……

亞爾維 唉！

羅帝葉 怎麼！

亞爾維 一件家庭的俗務，今晚……

羅帝葉 今天談不到什麼俗務不俗務，我的孩子。你自己去安排好了。不然我會以為你不

愛瑪麗的，你。（亞爾維維張開口，但什麼也沒有說）我們走罷，我的小封達勒，我既然可以和我的女兒幽會一整天，現在我可以貢獻幾分鐘給你。你要見教的是什麼呢？一些詩嗎？還是散文呢？

封述勒 一些數碼字……

羅帝葉 嗎？

封達勒 就是我向你說過的那西班牙叢書所需要的數目。

羅帝葉 那麼，我可以用一種想像去呼吸我故鄉的空氣了。你想想罷，雨果以為柏藏（Besancon）是雨果與羅帝葉的故鄉，法國東部大城市之一，與瑞士接壤。譯者註。）的孩子都有點西班牙味呢。你可以見到這畜生會找到一種方法使我們相信的……你看，我還在這裡餵舌。到我房裏去罷，封達勒。但是我預先告訴你，除非你把這報告用一種合於十綴音的韻語敘述，我是不會聽你的呢。

封達勒 只要你願意的話。

（羅帝葉和封達勒由舞台後列右邊的門出。）

瑪麗 我的大寶寶他是怎樣的高興啊，不是嗎，你沒有想到他會終身像個孩子嗎？……

亞爾維維 但是多麼可愛的孩子啊！



瑪麗 是啊，我想你是很喜歡他的。

亞爾維 誰能夠不喜歡他呢？啊！我只知道呆笨的向你解釋我對於他的感觸……羅帝葉的一切都使我……請聽罷！假如我不怕冒犯你的話，我向你再說……再說封達勒說過的一句話，我想……令尊最大的傑作是……

（他隱着她）

瑪麗（笑着） 他的女兒！假如這句話是封達勒發見的話，他可說沒有多少想像力，這可憐的孩子！我會聽過好幾次，這句陳腐的讚語……請看看實際的情形罷。並且，我對於這句話是不應當笑的，因為這話對於我的父親不很恭維呢。我是不大够得上做他的女兒……

亞爾維 但是……

瑪麗 得啦，得啦，我很知道你能够對我說的是甚麼。啊！我並不否認我自己有一點兒，僅僅的一點兒嬌媚。——你看，我在毫無虛飾的和你談着呢。——但嬌媚對我有甚麼好處呢？我的父母把我教養到這樣，而一個好丈夫又把我所缺少的補足了。只要別人

不說：「羅帝葉的女兒是個怎樣的蠢丫頭啊！」就够了，你看我有道理嗎？

亞爾維 這樣謙虛……這樣漂亮……

瑪麗 你還要和我開玩笑嗎……

亞爾維 當然，美玉本身不負雕琢的責任……但難道這是一個理由……

瑪麗 亞爾維先生，我想你定是一位真的朋友。難道你不覺得真的朋友應當鄙視這種虛儀嗎？……

亞爾維（突然改變） 你有道理……

瑪麗 剛才你究竟對我爸爸說了些什麼呢？你說你今晚不能來……我不知道你府上會這樣

難弄……

亞爾維 我家里並不難弄……但是一個嫗母有一點病……總之，我約好了……

瑪麗 你很可以想法子擺脫的罷？

亞爾維 啊！……很不容易……

瑪麗 在我爸爸，今晚是個小小的喜慶呢；你會使他高興的。他對於這些事情是那樣敏感……這也就是我給你的一個忠告。你年青着，而羅蒂葉的情誼對於你很有用處。

亞爾維 他的情誼使我覺得親熱。這勝過……我絕不是野心家。

瑪麗 所有我們的朋友不都是野心家嗎？你看仲馬，你看雨果和杜尚弟兄，並且連那有點兒像你的小穆來（Musset）。

亞爾維 他們大過於野心了……我自己覺得不一樣……

瑪麗 不要糟塌了你的長處。並且，就不說到光榮，吟哦爲生也比生活於你現在所操的職業值得多呢。

亞爾維 不錯，在一個公人 (Notaire) 家裏作抄寫，這事不是天天快意的。但詩句養活不起作者。我自己很覺得以後會創作些小喜劇 (Vaudeville)，令尊所能給我的最大的幫助，便是介紹我給斯克利培先生或巴野先生……

瑪麗 這很容易的。我們可以就在今晚對他談這件事。假如你來的話。

亞爾維 但是我不會來。

瑪麗 你真固執……

亞爾維 絕對不是，但是……

瑪麗 那麼你自己吃虧了……等會兒這兒便會有一個像那些你從來沒有見識過的我們從前的夜晚。

亞爾維 你以爲……那過去的可以再來一次而完全相同嗎？……

瑪麗 當然啦。我會彈鋼琴。我會使他們跳舞。不錯，這不會相同，這會更好，因爲這屋子里會添上一個孩子……我的丈夫……

亞爾維（經過一會沉默） 是的……

瑪麗（走去彈琴） 我給他們彈些什麼呢？（她試彈幾闕歌曲的一小節）這個…… La，

La· La ……或者這四班牙舞曲（quadrille）…… La· La……或者這個……或者這

Valse……聽啦……這是少年Reber的Valse……他不會奇怪我已經知道這個曲子。（亞爾

維不回答。他以手支額，凝視着瑪麗。後來，她舉目向他，突然停住）你怎麼的？……（她關上鋼琴）

亞爾維（被攝住） 我嗎？

瑪麗 你顯出一副非常苦悶的臉色呢，亞爾維先生。你不願意把你的苦悶告訴我嗎……

亞爾維（垂頭，經過一個內心的交戰） 那麼，我告訴你罷，夫人……那實情，這是爲着

……我在那公證人家裏感到非常厭苦……

瑪麗 你看！我知道這一定有緣故的呢。可憐的朋友啊，你既然把這事告訴了我，這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們，靠着我爸爸，會想法子使你離去那兒的。他很可以替你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職業。我們可以把你介紹給斯克利培，他會請你編些小喜劇的。你對我坦白的說是很好的。你的臉色那樣陰沉沉的，使我把你的隱衷揣度了好久，你應當常常到亞爾塞拉那走走。這兒有人會排遣你的愁悶的。

亞爾維（沒有瞧她）我是一直很高興到這兒來的……謝謝你……我是，這也應當告訴你  
的，很孤獨……也許你沒有十分想到這事，老是被人包圍着疼愛着奉承着的你……對  
不起了……

瑪藍 可是，我瞧見……那麼，你不用再苦惱了。我們會把你從煩厭中拉出來。

亞爾維 …… 謝謝……

（他的眼睛早就停住在鋼琴上）

瑪藍 你在瞧着我的照片簿嗎？

亞爾維 你的？……是啊……

（他機械般的翻閱着照片簿）

瑪藍（離開鋼琴）這是因為我的友人們的請求，我才把他留在亞爾塞拉的。你懂得嗎？

仲馬對我說：「這可以使我们稍微親着一點你的音容。」對於這樣的話誰還能够拒絕呢

，在梅芙的時候，家父寫信給我說，以前從沒有誰像我走了之後這樣翻着這照片簿的  
，在我的友人們看來，這是一種和我對語的方法呢。並且，你可以看出這裏面有着許  
多新東西呢：雨果的一些韻語，愛米兒·杜尙的三四首詩，還有既坦遮（Guttinger）  
的一篇使得封達勒嫉妬的戀愛的告白。

亞爾維（當瑪麗說着時，他在不停的翻着照片簿，無意的念着幾個名字）穆塞·敷易勒  
（Ernest Foinet）·威尼……所有你的崇拜者。

瑪麗（笑）一位崇拜者，威尼先生！因為他在我的照片簿上寫上了他的獵角的故事嗎？  
……不，得除開他呢……總之他很有才幹，這位堂堂的男子，雖然他頗有點驕傲。

亞爾維……雨果……聖柏伍……

瑪麗只缺少着你的佳句（亞爾維不答）請念念那寫在最後的杜尚的詩句罷……

亞爾維（恍惚着）這些詩句都極美……

瑪麗你已經念過嗎？

亞爾維沒有，沒有，我念着……

（突然他抓起鋼琴上的一管鵝毛，並打開一隻小墨水瓶）

瑪麗（她坐在屋內的另一端，沒有瞧着亞爾維）你知道仲馬對於那位高大的聖哇爾利

（Saint-Valry）的最後的一句話嗎？

亞爾維（不停地寫着）不知道……

瑪麗那高大的，那無窮大的聖哇爾利患着腦傷風。於是仲馬……（笑）仲馬問他是不是

他的御心去年受了寒……（經過一會兒沉默）你不覺得這話有趣嗎？

亞爾維 覺得，覺得……

瑪麗 仲馬老是乘着機會來和這可憐的人開玩笑，聖哇爾利本來與人無害的。但他有個弱點，就是受不住別人對他談論那高大的身材。你見過墨理（Mary）爲他作的詩句嗎？

：「他彎下身在空中撈着一隻鳥兒……」（她一個人笑着，很大的笑着，隨後轉身向

亞爾維（嚇）你在我的照片簿上寫着……

（封達勒從右門入）

瑪麗 啊！你弄完了嗎？封達勒。

封達勒 令尊非常贊成我的意見。這可說是狂熱，他現在弄着這事至少要弄到晚飯時份。

瑪麗 你幹下了什麼呢？這正是我的機會……

封達勒 我應當向你解說……

瑪麗 但我一點也不願意知道。爸爸今晚會專門談着這些西班牙書的。不要使他的敘述失去了清新味罷。

（當他們談着時，亞爾維老是站着，繼續在寫。）

封達勒 那麼，你不會十分和我搗蛋罷？

瑪麗 你竟以爲我很壞嗎？

封達勒 我以爲你很……我得怎樣說呢？……很受奉承……

瑪麗 才沒多久還有人對我說過這話……那就亞爾維，一點不錯……（轉過身）聽啦，

他在我的照片簿上題着詩句。還好極了。我願意在那上面見到所有我們的友人的簽署

。（對亞爾維）正缺少着你的。最要緊的是請不要忘記寫上你的小名，Felix……「快

樂」，是嗎？你看，我懂得一點兒拉丁文呢。這名字會把幸福帶給那照片簿的。（對

封達勒）再說你呢，你也一樣，你最近寫了一點東西在那上面。這漂亮極了。我還不

會對你說過這事罷！

封達勒 我不會得到這歡喜。

瑪麗 至於媽媽呢，她對於你給他作的那些詩句真是高興極了。你使得我們一家歡喜呢，

封達勒。最可惜的是我的外祖母不在了。

封達勒 你挖苦得使我受不了了。

瑪麗 一點也不。我從來不說笑話的。我那媽媽的媽媽在世是值得你喜歡的

封達勒 最妙的是你老是規規矩矩的說着。似是而非的妙論在你的嘴裏生花似的開發着，

竟像一件自然的事情一樣。



瑪麗 多麼漂亮的蠢話！（轉過身）你呢，你還在寫嗎？亞爾維先生？

亞爾維 我快完了。

瑪麗 請你不要塗削得太多，我求你……

亞爾維（在寫着） 我用不着塗削。

瑪麗 啊！這就是說你的大作不是一種初稿……

亞爾維（高興着） 不是一種……

（他停住。）

瑪麗（對封達勒） 你走嗎？

封達勒 我應當走的，你很明白你父親委託我去通知那班朋友……

亞爾維 我寫完了。

瑪麗（她沒有聽到） 但是我希望你晚上再來。

封達勒 啊！一定……

亞爾維（稍為大聲） 我寫完了……

瑪麗 完了！……讓我們瞧瞧罷！（她對着照片潸念）Sonnet（十四行詩）……恰好，我最

喜歡Sonnet。我是和聖柏伍一樣的，他以為這是最高的詩體（念着）。

我的生命有個祕密，我的靈魂有個玄奇；

一種悠久的愛情發生於片刻。

這苦難沒有希望……

啊！我看出封達勒忍耐不住了。那麼去你的罷，朋友。我們用不着你。

封達勒 晚上再見。（對亞爾維）好朋友，請恕我不能等你。我已經遲了。現在非常急迫着。

（他從舞台最前線左邊的門出。）

瑪麗 總是這老樣子，這和善的封達勒……我想他永遠不會改變的。但他的臉色很壞。這使我擔心。可憐的孩子，這使我擔心……（聽見亞爾維默不作聲，向他凝視了一會後）。我謝謝你的十四行詩，亞爾維先生，這首詩美麗極了。

亞爾維 但你還沒有……

瑪麗 有，有，我看過……我已經很快的看過……並且……（她翻着照片簿念着）

……發生於片刻。

這苦難沒有希望，我也只合默然。

而那令我心愛的人兒永不知道我正愛

對啦，這好極了。這可不是適合著一件事情，這是一種理想，或是一個紀念呢？

亞爾維 這是模倣着意大利人的作品。

瑪麗 模倣着意大利人……啊！（沉默，隨後當她再開口時，她耳聽着）噯……我聽到媽媽的聲音了。

（她放下照片簿，迅速的從左門出。剩下亞爾維一人，瞧瞧她出去的門兒，瞧瞧照片簿，隨後垂着頭走去拿他的手杖和帽子。瑪麗和瑪的母親進場。羅帝葉夫人手中拿着一些花，進來放在一張椅上。）

羅帝葉夫人 這般早就在這裏看到你多麼意外啊？……啊！亞爾維先生，你好啊？……你爲什麼不先通知我？不然我不會出去的。

瑪麗 我沒有來得及通知你。我丈夫兩點鐘接待一位同學的看訪。他看出這使我感到興趣。他對我說：『那麼到你爸媽那兒去罷，我到那裏去找你。』於是，我今天是你的女兒了。就這樣！你知道我們會在這兒吃晚飯嗎？

羅帝葉夫人 你爸爸會怎樣的高興啊！你已經見到他嗎？

瑪麗 是啦，但是封達勒使他埋頭在一件工作裏面，因爲高興的緣故，他很能不讓他自己分心，那怕就是爲着我呀。

羅帝葉夫人 假如他在做事，不要去打擾他……我想我們今晚一定能够見到你，亞爾維先生。

亞爾維 這是說……大約的話……（向前）你許我……

羅帝葉夫人 至少，這不是我把你弄走的吧？這使我惶恐。我不願阻擾你和瑪麗在一塊。

但請你原諒一會兒，使我解去困難的一會兒。等下再見，瑪麗，既然我有幸得到你。我們隨後一塊預備客人們的招待罷。

瑪麗 啊！對啦，媽媽……但是告訴我……亞爾維先生，等一刻兒……（她拿着她母親的手臂，兩人由舞台裏面左邊的門出。亞爾維獨留，躊躇了一下，隨後很快的走去把照片簿合上，再回到舞台中央。瑪麗微笑着追出）好啦！現在……（她向照片簿走去，當她看見那簿子合着時，沒有漏出一點驚異的樣子，她恍恍惚惚的再打開念着）

啊啊，我會依過她的身邊未獲垂青，

每在她的左右，而却每是孤獨。

（她停住，凝想了一會兒，隨後……）你知道不知道佛郎西·魏（Francis Wey）有沒有回巴黎？

亞爾維 好像是……

瑪麗 請你到他那兒去轉一轉會使你厭煩嗎？我確信爸爸今晚一定很高興聽見他的。他很喜歡他，這自然是因為同鄉的緣故。可驚的是對於一切都是懷疑的我的父親，居然有些事是感傷的……（她恍惚的瞧着照片簿）

直待把我的年華……

亞爾維（興奮的說） 不……

瑪麗 怎麼？

亞爾維 對不起，我現在應當走了……（沉默）我會到佛郎西·魏那兒去轉……

瑪麗 那麼，你今晚來嗎？

亞爾維 好的……不……我想不會來……

瑪麗 糟啦！我們會覺得遺憾的。總而言之，亞爾維先生，我多謝你的十四行詩。

亞爾維 這毫不算什麼……

瑪麗 請不要客氣，請不要客氣。這在你是很好的。我想在和你慢慢談論這詩之前用心讀

一讀。在這兒是常常被人打擾的。得啦！趕快走，好讓我隨意讀這詩……

亞爾維 你會讀它嗎？

瑪麗 是啊，是啊，即刻……

亞爾維（他瞧瞧她一會，拿着她的手在嘴上吻着，連忙從左門出。但不轉瞬間又再進來）  
我晚上會再來的。

（他去了）

瑪麗（經過一會沉默） 我們能給這孩子幹些什麼呢？（她轉身向照片簿）

啊啊，我會依過她的身邊未獲垂青，

每在她的左右，而却每是孤獨，

直待把我的年華度盡在塵土，

我不敢有所求請，也不會收到答分。

在她，上帝……

羅帝慶夫人（進來） 你念着什麼呀？

瑪麗 一些詩句。

羅帝慶夫人 啊！你不能對於你的友人們有什麼不滿呢。你的照片簿自從你走後很發達起

來了……亞爾維先生已不在這兒了嗎？

瑪麗 不在……啊！杜尚寫有一首很美的詩。你見到那首詩的末尾嗎，媽媽？這詩非常之

好。（熱心的念着）

美人兒都卽是女王；

這些統治者很應當，

聽到一些真實……

稍微長一點。這就是這詩的惟一可議之點。亞爾維先生比較含蓄。一首十四行詩。而我還不會把這詩讀到盡頭。你願意聽我念它嗎？

羅帝葉夫人 我的乖乖，我沒有工夫。今晚我很應該弄幾碟精緻的菜肴慶祝你的光臨；你可以從容的念它，我們等下一塊兒收拾這廳子；椅子都照老樣子擺着；然後我們再把這些花來換一換……

瑪麗 這妙極了，這會使我比較現得年青……

羅帝葉夫人 蠢傢伙！倒像你真的用得着它似的。

（她從後進左邊的門出）

瑪麗 （念時那心氣不定的臉上浮着微笑）

在她，上帝雖是將她生得善良而又溫柔，  
她儘懷着，不會聽到。當走着她的路途。

那跟着她兩腳揚起的愛情的優語。

她對那莊嚴的義務……

有什麼事？（對由左邊的門進來的，手中拿着一本書的門房說）啊？是你嗎，愛米爾先生？

門房 太太，有一個人代替雨果先生把這本書丟在門房裏。

瑪麗（興奮着） 雨果先生……（她向前接着這本書）啊！「秋葉集」（Les Feuilles d'Automne。一個好的意外……）把書打開（獻給耆來·羅帝葉……我的偉友，我的先生……）我馬上就把這書拿給我父親。他會很滿意的……

門房 等會兒那些先生太太也會很滿意的，為的聽見太太留在這兒消夜，據封達勒先生對我說……

瑪麗 你真親切啊，愛米爾先生。

門房 啊！用不着說，大家都因為太太離開此地非常愁悶過。但是太太既然快樂，總之，這是重要的……我們其餘的人呢，如果不是愛米爾媽媽的靜脈瘤（Varices）照舊工作少許的話，大家這時也會很安寧的。啊！我下樓回到門房去了。這並不是為着那些



在星期日也能和平常一樣按時而來的人們；雖然屢次告訴了他們，可是他們却永遠不知道 好啦，日安，太太。

（他去了）

瑪麗（一面重念着「秋葉集」的題額，一面去敲右邊的門） 父親……（她把門稍開了一下，但隨即微天着關上）他這時太忙了。雨果且等着……（她把書放在門口的桌上，隨後重回到鋼琴邊再念着）

她對那莊嚴的義務抱着純潔的忠誠，

當她讀着這些充滿着她的詩句，她將云：

「這女人究竟是誰呢？」而她不會解悟。

（她夢想了好一會，兩眼凝視着前面，隨後：）啊！我去整理這些花。（於是，從從容容地走去把每個瓶內萎了的花兒拔出，丟在一隻從屋角拿來的籃內。她以一種稍微恍惚着的滿足做着這事，好像從事於一種慣熟的工作一樣感到興味。隨後，她機械的唱Malbarough的曲子微歌着。起初差不多聽不見，但轉瞬間便唱得較高了。）而她不會解悟……而她不會解悟……（她拔完了那些舊花。現在她拿剛才她母親攔在一張椅上的那些鮮花着手分析。並且繼續着微歌。）而她不會解悟……而她不會解悟……

（這其間，羅帝葉輕輕的進來了。她沒有聽到他。他留在舞台深處。他帶着一種慈祥的微笑隱着她一會兒。）

羅帝葉 你在唱着什麼呀，瑪麗？

瑪麗（她回轉身，完全出乎不意，手中拿着那些花。）我？我在唱着？

（幕）

（附記）此篇爲余在法國初識嚴冰之時所譯，今冰之逝世十餘年，墓木已拱，且遠在陷區，久廢祭掃；而余避地山城，塵緣未盡，又作存蠶，重讀斯文，愧對死者！嗚呼，「紅牆銀漢途難越，碧海青天怨有餘」，濡筆寫此，不勝法然！三十四年六月十日，烈文記於永安。

姘  
誤

人物

安得烈·麥南

麥南父

勃朗施（麥南妻）

奧勒·麗諾（勃朗施的女友）

第十一幕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一個小城內中學教員安得烈·麥南家裏。

簡單而清潔的住所。左邊有一個窗戶開在一隻櫃子和一隻小書架的中間。裏邊有一張通到過路屋去的門和一隻碗櫥。右邊有一張門和一隻小桌子。舞台邊上有一隻壁爐。靠近舞台中央處有一張圓桌和幾把椅子。壁爐前面有一把安樂椅和一隻矮凳。

（幕啓時可以見到桌上有餐後剩下的東西。安得烈·麥南的妻勃朗施獨個兒坐在矮凳上鞠躬向火。她這樣的過了一會，隨後起身向桌子走去。她動手把碗櫥設置在一隻盤內。但忽然停住而呆想着……有人敲門。她戰慄了一下，再急忙整理着碗櫥。同時叫道：「請進！一鄰居貞勒·麗龍進場。」）

貞勒 進來不妨事的嗎？

勃朗施 （稍許過於熱烈的樣子） 不妨，不妨……

貞勒 （就坐） 我想起你一個人在家，所以來陪陪你。

勃朗施 （拋下碗櫥走來坐在貞勒身旁，稍現疲倦的樣子） 你真好極了。

貞勒 這些美國人開走也畢竟使人感着一點空虛呢。

勃朗施 還不是嗎？

貞勒 我瞧出你弄了一桌小小的筵席。

勃朗施 我猜你也一樣罷。誰也不能讓他們就這樣去的。

貞勒 是啦，我們像慶祝休戰簽字一樣，開了一瓶香檳酒。這樣弄到在同一個星期裏面開了兩瓶。

勃朗施 我呢，我已經沒有香檳酒了。我祇是把飯菜弄得好一點。

貞勒 這我是可以相信你的。你從來沒有錯待過你的美國人。

勃朗施（不安） 我們應當做我們所該做的事。這些人是老遠的跑來幫助我們的。一個客氣的接待不是小而又小的事嗎？

貞勒 當然啦……但是，我卻仍舊不免時常想着，爲什麼人家要你款留一個男人呢，要僅祇一個人的你？難道人家有這種權柄嗎？

勃朗施 市長先生是那樣誠懇的要求着。你很可能相信否則我決不願意的。但是市長先生對我說，在我們這樣小城內，一個教員的女人應當給人家一個好榜樣。安得烈如果在

家時，也一定會對我說這一樣的話的。因此我才接受了。

貞勒 可是你真有把握，以爲安得烈知道了這兒經過的事情會滿意的嗎？

勃朗施（起身，非常貞潔的樣子——這兒經過的事情……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貞勒。

（稍許有點神經質的樣子，她把桌子收拾完了。）

貞勒 瞧啦，親愛的勃朗施！我知道你沒有做過一點壞事。你沒有懂得我所要說的意思！我不過這樣想，她……笑得烈知道人家曾經叫一個單身男子住在這兒，他或者會不高興的。

勃朗施 可是你好像懷疑着一些非常的事情似的。

貞勒 我嗎，一點也沒有。

勃朗施 我敢斷言有的……

貞勒 這真不曉得要怎樣對你說才好？……難道這兒還有誰比我認識你更深嗎？

勃朗施（走來再坐着） 啊！你，那自然……但是人都這樣壞。你以為有些人不會幻想

着我和這美國人……究竟我也不知道他們想的什麼。

貞勒 你既然問心無愧，那麼你可以不必注意那些無聊的話。

勃朗施 像你這樣知己，你當然知道我的心事！難道我還會起什麼念頭想去欺負一個從一九一四年就被俘了的可憐男子嗎？那簡直不算人啦！怎的！我能够苦痛到現在，而在這會兒……

貞勒 當你快要再和他團敘……

勃朗施 聽啦，不，請你不要說這話。我不敢希望這事……如果他會回來的話，難道我不應當早就知道的嗎？

貞勒 你究竟轉着什麼念頭呢？今天是十八。離你戰簽字才不過七天呢。

勃朗施 但是我已經三個月沒有得到消息了！

貞勒 是這事使你難過嗎？又不是你一個人如此！你以前有時候不是更久都沒有消息嗎？

勃朗施 我蠢，我自己知道。但是有一個不好的念頭盤據在我的頭腦里，我便簡直沒有法子解脫。

貞勒 我們這一區有二千多個人被俘，一個都還沒有回來。你爲什麼以爲恰好會發生什麼事在你的人身上呢？

勃朗施（搖頭） 啊！我不知道……我的性情如此。（她起身）。

貞勒 你不好好的坐着……

勃朗施 這一切都得整頓……

貞勒 你要我幫幫他嗎？

勃朗施 不，我沒有時候。我把碗碟拿到廚房去。其餘晚上再弄。



（她一面說，一面把碗碟安放在盤內。）

貞勒 你究竟有什麼事這樣急？

勃朗施 沒有什麼……是的……我要到火車站那邊去一下，沒有別的。

貞勒 火車站那邊……（但勃朗施拿著盤子出去了。貞勒忽然拍着額角，咕噥道：）不錯啦，那些美國人三點鐘上車。

（她插着頭。勃朗施進場。）

勃朗施（窘迫） 你懂得……如果我到車站去……這比較漂亮……對嗎？對於這班人……我想你也會去罷……這很近的。

貞勒 我親愛的勃朗施，你是一個小孩。我猜你對這美國軍官有點意思。

勃朗施（大駭） 你說的什麼？你瘋了嗎？貞勒。請再不要提起這樣的事情吧！如果不幸  
電話傳到安得烈的耳朵裏……

貞勒 你把我看做甚麼人啦？我很明白你是一個非常忠實的女人。你沒有本領欺負安得烈的煩悶，連那樣念頭你都不能有的。並且正因為你不能欺負安得烈的緣故，才發生了你現在的煩悶，對於一種極純潔的單是親切的情緒所感到的煩悶……

勃朗施 對啦……對啦……你很清楚解釋我的心思……因這緣故，你算代替了一點我的安

得烈。

貞勒 自然啦！我結婚前做過教員的。我知道應該怎樣和小孩子說話。還有一層。唉！我有着一個你所沒有的人生的經驗。

勃朗施 可憐的貞勒，我知道……當我想到你能瞞着你的丈夫……至於我呢，說謊這件事真是我所做不到的。

貞勒 謝天謝地！你沒有什麼要瞞的，你！

勃朗施 不是嗎？對於一個男子發生一點友情，有什麼不好呢？這軍官會做過我的良好的友伴，這就完了。再則他聰明！總之你認識他……

貞勒 是啦，這確實算得一個最好的人。

勃朗施（呆想） 聽我說，貞勒……

貞勒 怎的？

勃朗施 你真想不到他臨去前對我的要求。

貞勒 我有點懷疑到這層……

勃朗施 不，不……我起初本不願把這事告訴你的，我不願把這事告訴世間的任何人。但這樣使我難受……請不要對別個說，我求你。

貞勒 你放心好了。

勃朗施 當這個人在這兒住的四個月裏面，我曾經非常苦痛着。我對他有點友情，但是他……他希望我們之間有別的東西。

貞勒 我懂得。

勃朗施 你可以看出我那時的地位多麼困難……（沉默）我一直拿我對於安得烈的忠忱壓住一切。

貞勒 這層你不用對我說。

勃朗施 當我有時發生了甚麼不十分純潔的思想時，安得烈的姿容便來阻住這思想……許多次我髣髴覺得他的美目凝視着我的兩眼，像以前他叫我「小寶寶」的時候一樣！

貞勒 他把你看得他的小女兒一樣。相差十歲，當然有點不同。他從前心裏只有個你。

勃朗施 是啦。你很認識他。我時常想着，他在那兒，一個人，當懷念我的時候，一定常常現出這個樣子，好像他能看見我一樣，不過稍爲沈鬱一點……啊，我可以向你斷言，這種幻想很能夠幫助我抵抗惡事！（她呆了一會）我畢竟做到沒有和這軍官超越當軌……他自己對於這事也下了決心。我們彼此都以能夠做好朋友爲滿足……不過

貞勒 不過？

勃朗施 好，我告訴你罷……剛才他臨去之前，他拿着我的手。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上吻了很久，他的兩眼滿含着眼淚，他對我說……

（她躊躇着。）

貞勒 他對你說？

勃朗施 他對我說：「和你離別真使我傷心。我是沒有家室的。請和我一路到美國去罷：

……」

貞勒 有這等事！

勃朗施（想了一下，忽然說） 你可以想到我會怎樣反對過來。拋棄安得烈！忍心使他回來時發現他的家庭是空的……啊，難道我以後能不對鏡自愧！

貞勒 怎麼？你沒有一下就把這念頭摒去？

勃朗施 但這正是我告訴你的意思啦！

貞勒 那麼爲什麼枉費你的時間去追問自己走後的情形呢？

勃朗施 我不大懂得你的話。

貞勒 當一個人決定不去做那事，他就不會再去想那事，這就完了。但是假使他還想着如

果他做了那事便會怎樣怎樣，那麼，這就可見他還沒有十分把握。

勃朗施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些話？

貞勒 爲什麼你現出惋惜……

勃朗施（熱烈） 惋惜什麼，貞勒？

貞勒 惋惜你會拒絕那……

勃朗施（反抗） 啊！貞勒！（她把頭抬起）我愛安得烈……

貞勒（沉默一會後） 馬上就要三點鐘了……（勃朗施瞧着她，猶疑不安）你真的還要到

那兒去嗎？

勃朗施 我們一塊去。

貞勒 聽我說啦。你可不要和我客氣。在我，這毫沒關係。既然就在對面，你可以過去一

下，我在這兒編着東西等你。

勃朗施（拿着一頂帽子邊戴邊說）真的，你不會生我的氣嗎？

貞勒 笑話。

（有人很重的敲門）

勃朗施 啊！倒霉！敲得這樣重，這是我的公公。最要緊的是，喂！嚇？

貞勒 自然啦。

(勃朗施開門。高齡七十五歲的麥南父進場。)

麥南父 你出去過嗎？

勃朗施 正要出去一下……就在對面。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說嗎？

麥南父 沒有，去罷，我等著你。我可以和這位漂亮的婦人說說笑話，但却並不使得

龍博士生氣。

貞勒 我丈夫不嫉妬的，麥南先生。

勃朗施 我不會有好久。

麥南父 (當勃朗施快要出去時) 我的兒子還是什麼信都沒有嗎？

勃朗施 (停住) 唉！爸爸，三個月來老是這問題而又老是那回答。

(她猶疑着。一面瞧着麥南父，一面不知道自己現在應當出去還是留著。)

麥南父 謝天謝地，現在我們有點希望了……(聽見她躊躇着)去罷，可是快點兒回來。

(他走近貞勒。)

勃朗施 你不怪我嗎？

(她出去了。)

麥南父 我既不會等她回來，我今天也不會和你說笑，亂龍太太。

貞勒 那麼究竟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你現得奇怪的樣子。

麥南父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一點鐘之內，安得烈也許會在此地。

貞勒 （放下針線） 怎麼的！你得了什麼消息嗎？

麥南父（很興奮） 這不是一椿確實可靠的事，因此我毫沒有告訴勃朗施。我們不應當給她一場空歡喜。我剛才會見市長。知事公署有電話給他，說有十五個屬於此地的俘虜已經到了，即刻就用運貨車送來。可是他們沒有說出這些俘虜的姓名。你看知事公署那班東西多糊塗！弄得我們心上心下的！我們二十個被俘的人裏面今天只有十五個回來。安得烈在這十五個人裏面嗎？安得烈在這十五個人裏面嗎？啊啊，我真願趕快再老一小時啊！

貞勒 我了解你的激動。你瞧我也完全驚住了。但，真的，消息還不確實的時候，應當一點也不要告訴勃朗施。

麥南父 這事全仗你幫助。我呢，我不能留在此地。我會坐不住的。我會露出馬脚來。我還是到入路上去迎頭碰那運貨車。我到路上去接我的兒子。不！你以為然嗎？你，你却要在這兒陪着勃朗施——你恰好在這裏，這真是天賜。你可以阻止她出去。我們不能

讓她什麼也沒有豫先知道便在外面遇着我們……

貞勒 但你不覺得這事要準備一下嗎？免得她一下感動得太利害。

麥南父 對啦，對啦，請你盡力去準備罷……打個譬喻，你可說我們得了一點消息，但很

渺茫……你會知道說的。我呢，我已經不曉得我自己說的什麼。我真是一個老糊塗。

你瞧我感動到什麼地步。安得烈在此地！安得烈在此地！這是可能的嗎？

貞勒 這事確實使人難以相信的，經過了這樣久。

麥南父 請想想罷……當我七十一歲再到中學去執教鞭時，誰能說我會要替代他到四年之

久？……但今天這的確完了。並且人家也不會再徵集他了。他已經過了年紀。啊！我

馬上就要把教職交還他……不，不，請你放心。我要讓他休息到學期終了。他苦也受

够了，應當休息一下的，這可憐的孩子……

貞勒 但我據他平日的性情看來，他不會願意等待的。

麥南父 這是很可能的。他差不多是細心而又和善到了傻的地步。

貞勒 如果這也算傻的話，我希望大家都照他這樣傻啦。

麥南父 你看我的兒子不有一副呆像嗎？

貞勒（傾耳聽着）聽啦！當心！



麥南父 勃朗施就回了？我得快走……

（他往裏面走。勃朗施進來。她現着不安的樣子。）

勃朗施 你……你走嗎？

麥南父（熱烈） 我今晚再來。我有急事。一個……一個包裹得去領取。一個好包裹。

如果到了的話，我來告訴你，我們一塊享受。再見。

（他去了）

勃朗施（吃驚） 他生氣了嗎？

貞勒 沒有，沒有……你走得不久。

勃朗施（用一種疲倦的手勢取去帽子） 人太多了，我覺得不便。我很快和他握了握

手便逃走了。

貞勒 啊！聽我說罷，這樣做了好得多呢。

（沉默片刻。）

勃朗施 但他究竟會怎樣想呢？

貞勒 嚇！什麼也不會想。這事你實在做得好極了，你沒有遲延着……

勃朗施（凝思貌） 這是不可能的，他所求我的事情……

貞勒 請你不要再想這事罷。

勃朗施 啊！是啦，我連自己說着什麼都不知道了。（環顧四周）他走了……得啦！這樣

好得多呢……現在我和安得烈更接近了……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撓我每天在這些和我一同等着他回來的每一件傢具中重見到他。

貞勒 是啦，這可憐人也苦得够了。當他快要回來的時候，你腦中自然不能再有別的念頭。

（沉默片刻。）

勃朗施 可是如果他不同回來呢……

貞勒 安得烈會回來的，這是無疑的事。

勃朗施 誰知道呢？……至於我，我現在已經不再相信這事是可能的了。

貞勒 正因為這樣，你才不幸。但是放心罷，他會回來的。

勃朗施 你爲什麼對我說這話呢？難道這算得很慈悲嗎？

貞勒 我有這種確信。

勃朗施 你聽見什麼話嗎？

貞勒 （猶疑了一下）……沒有。

勃朗施 有的，貞勒，我聽是有的。（突然）爸爸如果沒有什麼口實，下午這時候從沒有到這兒來的習慣……並且爲什麼他又去得那樣匆促呢？你自己，你見過他之後，你也現得不同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貞勒？告訴我呀，貞勒。

貞勒 請你安靜着罷……這事並不單只關係着安得烈一人。你爸爸不過聽說本地的俘虜就要回來罷了。

勃朗施 聽見誰說？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貞勒 聽見市長說。但是不過如此，絕對的不過如此。如果安得烈已經在什麼地方，人家爲什麼不告訴你呢？你很可以想到麥南先生是不能瞞着你的。你知道他的性情。

勃朗施（暴躁）人家怕使我感動。但我又不是小孩。請告訴我他到什麼地方去了。當安得烈或許已在路上的時候，我不能留在這裏。

貞勒 你一下究竟推測到什麼地步去了啊？你爸爸到市政廳去了，他會帶着確訊回來的。勃朗施 但他應當向安得烈來的路上走才對。

貞勒 向他來的路？我只請問你究竟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並且當他回來時，他不會一直跑到這兒來的嗎？

勃朗施（躊躇着，隨後坐下）是啦，要讓他在這裏看見我才對。（環顧四周）天啊，

這兒的一切多亂！（她起身整理）假如他現在就到的話，他會怎樣想呢？（神經興奮，狂熱）安得烈！安得烈！難道現在別人還有什麼留在我的心上嗎？安得烈！我覺得他像昨天才走的一樣。（她再坐下）你瞧啦，貞勒，他不在家實在使我太苦了。現在當他快要回來時，我才知道我所有的疑難雜症因為他不在家才發生的。我們生來就不能忍受這種殘酷的分離的。對於一班傷心絕望的女人真是不應再落井下石啊！這種分離實在慘極了。我們的理智和官能都受不住這種悲慘的。如果我們也能死的話，我們真情願死呢！但死却又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安得烈快要回來了，我便早已覺得他不會離開過一樣。我們把最慘酷的痛苦忘記得多快啊！這一定因為我們能够忘記痛苦，所以我們才能忍受別的痛苦，永遠有的別的痛苦。

貞勒 我可憐的孩子，你不要想得這樣快，不要使你自己弄成一場空喜。安得烈還沒有在這裏呢。

勃朗施 但是他就會在這裏。我知道他就會在這裏，我覺得他就會在這裏。啊！你真不能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孤零零的過了四年，一朝見到這苦海就要渡完了。這真好！這實在太好了！貞勒。你真以為我們能够受得起這樣的一種快樂嗎？

貞勒 我求你做好事，我請你安靜着，勃朗施，你使我害怕起來了……

勃朗施（傾耳聽着）不要響！

（她突然立起。門開了。麥南父進來。他立在門口讓門開着。勃朗施直立着呆呆的瞧着他。）

麥南父（帶着躊躇的神氣說，被她瞧得窘了，語聲狼狽）好啦！……那包裹……你知  
道……勃朗施……那包裹……他已經到了。

勃朗施（放聲大叫）安得烈！

（即刻由開着的門口跳進一個穿着不相稱的舊衣服的男子，滿身污泥，鬚髮蓬亂。向前走上一步的勃朗施倒在他懷裏。他緊抱着她。這其間麥南父對貞勒做了一個手勢，兩人一同把門帶闔出去了。舞台上只留着安得烈和勃朗施兩人，久久的擁抱着。勃朗施狂激的嗚咽着。）

安得烈（用兩手捧着勃朗施的頭，看一下又吻一下。）你啊！

勃朗施（還在哭着）我的寶寶！

安得烈這不是做夢嗎？

勃朗施你現在在這裏！……

安得烈四年了！

（他們互相看着，隨後她脫開他，拉着他到舞台前面。）

勃朗施 你坐啦！

安得烈 看來你沒有料到我今天會回來的罷？

勃朗施 沒有……有的……爸爸一點也不會對我說，反正我總是一樣等着你的。

安得烈 勃朗施，我的乖寶，這是什麼嗎？這靠得住嗎？

勃朗施 但是你現在是個什麼模樣啊！你不要換換衣裳嗎？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安得烈 我先要看看你。我餓透了，你不要注意。昨晚有人給了我一件襯衫。但是這些衣

裳是動身時穿的。這怕煞人，你不要瞧。

勃朗施 雖是這般，我卻一樣的愛你！

安得烈 我老了。

勃朗施 是啦……不，你沒有老。

安得烈 你呢，你沒有改變，幾乎沒有。

勃朗施 我痛苦極了。

安得烈 可憐的孩子！

勃朗施 你是什麼時候動身的？

安得烈 休戰的第二天 營門都開了。我們自由了 我們一直走路到梅茨 ( Metz ) 。

勃朗施 走路！一直到梅茨！

安得烈 走路，是啦。但是我們覺得這並不苦。我們不停的走，晚上也走。我們一路分作許多零零碎碎的小組，毫無秩序的走着，穿着各式各樣的衣裳，有的戴着盔兜，有的戴着軍帽，有的戴着遮陽帽或是光着腦袋。同路裏面各國人都有。我們聽到各種語言。並且我們在路上碰見許多上德國去的隊伍，他們好像一些具有同情心的畜生一樣看着我們。我們由梅茨被送到南錫，由南錫被送到內地。我這一路自始至終都是和麥西耶、格郎登兩人同伴的。你知道嗎，格郎登，就是我以前所最恨的那人，但不料我們同時被俘了，我們好像兄弟一般過活着。這真奇怪罷，嚇！

勃朗施 我真不能相信你是真的在這兒……多少次我會夢想到這一刻！而現在一刻到來了。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

安得烈 我們做了一場惡夢。啊！我想你該受過多少苦楚喲！

勃朗施 我有千千萬萬的事情要告訴你說……

安得烈 說罷。

勃朗施 我……有許多事……我……我記不起了……你呢。告訴我罷，你的事更要緊……

安得烈 今大不說：這太長了。我們在那邊的生活要幾天才說得完。但是此刻，我願意完全屬於你，除掉你，除掉我們的幸福和我們的家庭以外，我甚麼都不願意管。

勃朗施 你會發見我們周圍有許多改變的……

安得烈 那肥胖的韋班不會回來了。他死在營裏。這真可憐啊！

勃朗施 他的女人還不知道這事呢。這真怕人。天啊！當我有時想到……啊！我會告訴你我過了一些甚麼日子的……並且音信又這樣少。三個月來什麼都沒有。

安得烈 我們不能隨心所欲的寫信。末了那些時候真利害呢！

勃朗施 我們實在再受不住了。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怎麼忍耐過來的。

安得烈 這可憐的韋班！幾星期來像他那樣死的有很多。

勃朗施 最難受的是戰事的開始和末了。

安得烈 這還不足奇。我們差不多甚麼都被剝奪了。這樣的苦楚真要人受呢！

勃朗施 誰都不會像今年這般悽慘過。

安得烈 這正和我們一樣。我們最後只好聽天由命了。

勃朗施 你曉得罷，家家都有了喪事。

安得烈 起初我們還舉行過一些小慶祝，小頑意。



勃朗施 後來甚麼都沒有興味了。

安得烈 (回聲) 後來甚麼都沒有興味了。我們懶得活了，或者不如說懶得死了更對。  
勃朗施 (回聲) 死，正是啦。我們懶得死了。

(兩人沉默了一會。勃朗施靠在坐着的安得烈身上，他們交握着手。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他們的眼睛一個望東一個望西的垂視着地面。隨後安得烈回頭向她；她瞧着他；忽然，他們好像彼此再發見了似的，互相緊抱着。)

安得烈 但我們往後有着一輩子來談這些事情呢！

勃朗施 我呢，當你正是餓着的時候，我卻讓你閑談着。

安得烈 (挽住她，輕輕的撫摸着她) 我的寶寶，但是我最緊要的却是瞧看你……却是再發見你。

勃朗施 但是你至少早已再發見我了罷？……我不正是你在那邊想着的勃朗施嗎？我不正是你寫着那般優美的信札給她的勃朗施嗎？

安得烈 而她又寫着那般溫柔的信給我。(瞧着她) 是啦……你很像她……當我瞧着你的時候，我鬚髯再見到你的筆迹。

勃朗施 (微笑) 如果我以後不當心的話，那個勃朗施會怎樣來和我作對啊！我要努力

不辱沒了她……

安得烈 而我呢？

勃朗施 你嗎？……（她瞧着他。她用兩手捧着他的頭，理理他的頭髮和鬚鬚，忽然將他緊抱着。）放心罷……這正是你……

（她涕泣如雨。）

安得烈 勃朗施，算了罷，過去已經去得遠了。我現在已經在家。

勃朗施（脫開身子） 這真蠢啊。但是我那樣苦過來……好啦！把這一切都忘卻……我把你看做比現在年少五歲，這時才教完了課回來一樣。（她打開一隻壁櫃的門，從那裏面拿出一件上衣。）我把你在家穿的衣裳拿給你。

安得烈 啊！啊！……這上衣……（他感動極了，用兩手搶着衣裳放在胸口上。）好個忘恩的人啊，我幾乎把他忘記了。啊啊，一方舊布裏面包含着多少往事！這上衣使我回想起所有我和你一同度過的良夜！（他把身上穿的東西脫去，換上那件上衣。他走到一面鏡子面前。）這衣裳啊，牠至少還沒有改變。可惜的是我卻不能回復舊日的風姿……啊！但等我把頭髮好好的梳着，把這可怕的鬚鬚剪去了，或者我還可以有點配得牠上。

勃朗施（微笑）——還有你的軟鞋呢……

安得烈 怎麼！這雙軟鞋還在嗎……（他搶着那雙鞋子）我的軟鞋……但這是給貴族的腳穿的。我可以穿得進去嗎（他坐下穿鞋）如果鞋子有靈，看見我這個樣子回來。她會怎樣着想呢？（他起身走幾步）我覺得自己在學跳舞一樣。

勃朗施 現在你可吃飯了。你一定餓了。

安得烈 老實說，有一點兒。

勃朗施（從碗櫃裏面拿出碗碟） 我有點冷肉和乾酪……

安得烈（瞧着自己的上衣、鈕扣、袖子和軟鞋等） 這時我覺得自己更一步一步的過來了。  
（他瞧着自己的兩手，走了一步）但我去……

勃朗施 你要甚麼？

安得烈 洗洗這雙手。

勃朗施 不要動。

（她出去了。）

安得烈（微笑） 多麼豪奢啊！

（勃朗施捧着一隻面盆進來，放在那張小桌上。）

勃朗施 請吧！

安得烈 這隻面盆……

勃朗施 不是嗎？

安得烈 這面盆竟還沒有打破……在這裏面洗手真舒服啊。我的兩手也畢竟回到她們自己家裏來了。

（他歡天喜地的把兩手很久很久放在面盆裏面。）

勃朗施（對他打開一條手巾）……給你揩手。

安得烈（抓着那條手巾）一條綴着我的名字的手巾！這真使我覺得有點不慣啦。可見我們以前有着許多好東西……可見我們以前的確確是幸福的人啊。

勃朗施（擺好了食具）我們現在還是的……

安得烈 是啦，真的，我的寶貝……但是以後很難再完完全全地習慣着去享受幸福啊。

勃朗施 看啦！飯已經預備好了。我要你好好的吃。這會够嗎？

安得烈 還好極了。

勃朗施 吃完時，你還有一盆炒蛋。

安得烈（向碗櫃走去）既然這樣，我倒索性要把場面擺足。一條飯巾！

勃朗施 對不住，我忘記了。

（她向門走去）

安得烈（他打開碗櫃的一隻抽屜） 嚇！好不奇怪！

勃朗施 怎麼？

安得烈 我的飯巾……我的飯巾還留在你的飯巾旁邊！

（他拿出兩條飯巾）

勃朗施（急切） 不對，不對，把這兩條髒飯巾丟下……這條飯巾不是你的，你想得好

……

安得烈 可是……

勃朗施 我以後會告訴你的。我這里不得已寄住過一個美國人……好啦！請上桌子罷。

（她匆忙的出去了）

安得烈（機械的走近桌子，坐下，拿起一隻叉子，又把牠放下，忽然拾起頭，站起身，想

着，現出不安的樣子，咕噥着） 一個美國人……

（幕）

第二幕

佈景同上。幾星期後。

（安得烈坐在壁爐前的安樂椅上，一面抽煙，一面瞧着爐火。勃朗施在桌旁工作着）

安得烈（沉默一會後） 什麼時候了？

勃朗施 一點半……你才問過我不到五分鐘呢。你不是有點厭煩嗎？

安得烈 不，謝天謝地，今天是星期四，（譯者註：法國中學每星期四和星期日休課。）

我可以留在家裏。把我關在中學校三個鐘頭這回事，現在再不使我覺得快樂了。

勃朗施 可惜我不能代你的勞。

安得烈 我完全不認識我自己了。真的，我再也沒有那種神聖的熱心了。當我在達姆斯塔

（Darmstadt）營里的時候，幻想中我比較有熱情得多。那時教書的念頭簡直使我快

樂得流眼淚。現在呢，不但不再使我感到興趣，並且使我困倦了。

勃朗施 你體氣還沒有復元，你本應當至少休息一年才對。

安得烈 這是不可能的。別的不說，先祇問我有甚麼事好做呢？教書或者別的事在我是一

樣的。啊，你很可能想到誰也不能在幾星期之內就能再完全適合着他從前的生活。我自

己覺得像一個新癒的病人，現在還沒有十分立得腳穩的樣子。

勃朗施（走近他） 不要這樣說啊。你不如對我說你現在在我身邊罷。請想想去年啦。我們喪失了多少這樣的星期四和星期日啊。我們現在要追補……揀個星期天，我們到林中去散步，你覺得怎樣？

安得烈 祇要你願意。

勃朗施 這也，這事也使你困倦嗎？

安得烈 不。

勃朗施 以前呢，爲着要使我快樂，倒是你向我提議舉行這種小小的玩樂的。

安得烈（突然） 對啦，你想得不錯。如果天氣好的話。下一個星期日我們就一路去散步。  
• 單是我們兩人，和從前一樣。（他拿着她的手）這一定會很有趣的。

勃朗施（語聲絞迫） 是啊！安得烈……

安得烈 看你多麼感動啊！

（他慢慢地放了她的手）

勃朗施 我聽着你的話高興極了。

安得烈（像努力藏住自己內心的騷擾似的） 當我不在家時，這些悠長的星期大不知會怎

樣悽黯過來啊！

勃朗施 不要再提這事啦。那已經成了陳迹……

安得烈 你很苦痛過……（求她的神氣）你很苦痛過罷？

勃朗施 你那時不在家裏。

安得烈 但是星期天你幹些甚麼呢？你總不見得老是留在家裏罷。

勃朗施 當天氣很好的時候，我到鄉下去走走，和貞勒，和你的父親……

安得烈（猶疑了一下）……而有時……最後那幾個月……和美國軍官。（急激）我一點

也不責備你，還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勃朗施 爲什麼又說到這上面來了呢？難道和他到外面走走不比他留在家裏好嗎？難道

我有什麼不對嗎？這事到處作興的……

安得烈 當然啦，只要這事到處作興……

（沉默）

勃朗施 這實在爲難得很。但是我有甚麼別的法子呢？啊！你不知道我怎樣厭氣過來啦！

你懂得嗎，當你不在家的時候，瞧着一些男子在我們家裏……

安得烈 「一些」男子……



勃朗施 得啦，我的意思就是說一個男子：這軍官。這實在因為拗不過市長再三的要求，我才接受的。以前我沒有收納過任何人。他解釋給我聽，說我應當做個榜樣……我那時想你也會贊成的……

安得烈（稍為焦燥的樣子） 但你已經對我說過這些事啦……

勃朗施 這是你逼着我對你真說的。

安得烈（不回答，環顧周圍，隨後低聲說，好像對他自己說的一樣） 他在這兒吃飯……他住着那間裱糊着藍紙的小房……

勃朗施 自然啦，此外又沒有別的房間。至於他的伙食，他沒有天天在我這裏吃飯，這事你早已知道。

安得烈 你很可用一張折牀再寄住一個男子在這間屋子裏的。

勃朗施 但是我不會要一個男子和我在這間屋裏的。

安得烈 真的。（沉默一會兒）告訴我，我父親是不是常常在這裏和這美國人一塊吃晚飯？

勃朗施 間常來的。但是他也被住在他家裏的美國兵纏住了。你知道他家裏寄住着三個。這事還很使他開心呢，可憐的爸爸。

安得烈 這事使他開心……

勃朗施 大家都盡力，把自己的念頭改變過來。

安得烈 啊！對啦……我也一樣，在那邊……大家如此！……你也一樣！……

勃朗施（受刺激） 你究竟肯不肯把你所想像的事情告訴我呢？自從我們說到星期天的散步以後，你看，你又現得焦燥了。既然這樣，好罷，我告訴你，我有時不能不和這軍官出去走走。但這有甚麼要緊呢？你竟不認識我了嗎？我只是爲你生活着。

安得烈（窘迫） 不要說了罷，我知道！

勃朗施 不，你在苦悶着。你比一個有着確實的疑惑的人更苦。

安得烈 這不算疑惑，這不算疑惑……

勃朗施 啊！你瞧啦，你是疑惑着的！

安得烈 沒有，沒有，勃朗施……

勃朗施 一個月來，你只是發出一些狡滑的疑問，一些深微的省察。假如你繼續這樣，我們的生活會變得難堪起來。你究竟有什麼地方要責備我呢！

安得烈（把頭轉過一邊） 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

勃朗施（把兩手擱在他的肩上，使他的眼睛注視着自己的眼睛） 那麼，瞧着我罷，安

得烈。我的眼睛可以讓你瞧到我的心底而我不會臉紅。你看我的眼睛會不會撒謊……  
安得烈（俯身向她）不，這眼光不會騙人的……（他凝視着她。突然）你爲什麼臉紅了？……你爲什麼轉過頭去。

勃朗施（脫開身子）這是我把我弄窘了的啦。你的眼中現出一些可怕的念頭。

安得烈（無情）滾罷！你只能在我的眼中見到你自己的事情。

（他走開了）。

勃朗施（哭着）我還何必再回答你呢？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够使你信服。

（她從裏面的門逃走了。安得烈啞然坐在一把椅上）

安得烈（頹喪，沉默一會）啊！相信她！……制住我自己不去聽在對我談論着他的這兒的一切……啊！這些傢具……這些牆壁……這些經他摸過碰過的門兒……這些經他坐過的椅子……而我還要相信她……

（有人敲裏面的門。他急激地立起。麥南父進場。）

麥南父 你無論如何猜不到你的女人到那兒去了。

安得烈（懸念的樣子）不知道，不知道，快說罷。發生了什麼事？

麥南父 她到禮拜堂去了。

安得烈 啊！原來這樣！

麥南父 你毫不覺得奇怪嗎？

安得烈 嚇！真的，她爲什麼到禮拜堂去呢！

麥南父 這正是我所想着的問題，因爲她從來沒有這樣的習慣的。我剛才和納立芙姊妹走到門口，正遇着她出來，我們和她劈面碰着了。慧朗·納立芙對她說：「和我們一路到禮拜堂去罷，牧師先生就要講經。」我心想她會發笑的。不料她卻回答：「嚇！好個想頭。」連招呼都沒和我打，簡直看都沒有看我一下，——我還不知道她究竟看見我沒有——便搶在她們前面走去了，光着頭，跑得飛快的，好像她忽然發現跑去聽經是一樁極妙的事似的。

安得烈 是啦……奇怪啦……

麥南父 你沒有現出受着打擊的樣子。你不聽見小勃朗施流入妄信嗎？戰事發生以來，她倒不是第一個這樣的，不過奇怪的是她直等到你回家後才這樣。

安得烈 還有什麼法子呢？

麥南父 總之，這事對於你有關係的。我預先告訴你。你母親求神信道實在使我够苦了。我從前以爲勃朗施是比較開通的。

安得烈 是啦，只有那種混蛋才會自誇說他了解一個女人。

（他走開了。）

麥南父 你有什麼事呀？

安得烈 （忍耐） 真的啦！當我每次聽到人家提起納立芙姊妹……

麥南父 你不要冤枉了慧期。這可愛的娃娃從沒有對什麼男子露出輕佻的樣子。至於她的姊姊愛勒絲丁，我可讓你去說，這是個女無賴。

安得烈 但是這毫不使你感到迷惑嗎？當你瞧見這對雙生女有着同樣的身材，同樣的語調，同樣的眼睛，同樣的天真，並且當她們轉身走去時，你只見她們穿着同樣的衣，同樣的鞋，戴着同樣的帽，以至於誰也不能從她們兩人中認出這個或那個。誰也不能知道她們兩人中那個是天使，那個是惡魔。

麥南父 這確實是太難分辨一點，但有什麼關係呢？

安得烈 你不覺得這是駭人的嗎？如果我們不願意糊糊塗塗地生活，那還不如即刻自殺的好。

麥南父 我還會到這地步呢。我們很可馬虎過去。如果女人比較質樸的話，她們便會少去許多嬌媚。

安得烈 啊！你覺得這樣啦。可見這類事情使你感着興趣。假使你比現在年輕二十歲的

話……

麥南父 對不起，我曾經年輕過來。

安得烈 媽媽是個唯一的婦人，她完善到使你沒有批評的餘地。

麥南父 對於這一點，你的女人也不會使你有可以抱怨的地方。

安得烈 啊！不用說到我罷……可是，得啦！我想起了一個和我一路被俘而死在那邊的同伴。

麥南父 這事怎樣呢？

安得烈 他快死了；那時只有我在他旁邊；他走漏了一個祕密。他說起一個曾經做過他的情婦而現在大家還以為忠於她的丈夫的婦人。如果我把她的名字告訴你，你會嚇得跳起來。

麥南父 這有什麼關係呢？……

安得烈 你問有什麼關係嗎，爸爸？但是我可斷言這個女人的丈夫一定甯肯被人絞死也不願意有這等事的。而她呢，她是此地絕沒有人猜疑的一個少有的婦人，這是勃朗施的一個好朋友。

麥南父 一個男子永遠不會知道他的不幸 這事那里用着你來注意呢？

安得烈 我怎麼能够不注意這事呢？

麥南父 你的閒功夫太多了！

安得烈 啊！爸爸，我們不要再說這事罷！

麥南父 你腦子裏藏着別的事情……

安得烈 這男子以爲他的女人純潔，我也以爲我的女人純潔。

麥南父 你瘋了嗎？

安得烈 這男子從沒離開過他的女人。我呢，我會離家四年！

麥南父 但在這四年裏面，勃朗施不絕的苦痛着。

安得烈 但誰也不能痛苦到四年。

麥南父 難道這便是一個理由可以……

安得烈 不錯，我們可以克制自己的失望，或者甚至克制自己的官感。但是假如機會遇到

你面前來了呢？

麥南父 機會要人去找才會來的。你可憐的勃朗施卻從沒有去找過。

安得烈 一個美國軍官在這兒寄住過。

麥南父 啊！我知道是這事啦……可是那時到處都有寄住的。

安得烈 爸爸，你不是瞎子罷？你自己既被你的美國兵纏住了，你還能够見到這兒發生的事嗎？

麥南父 我每晚都來的。

安得烈 白晝既然那般悠長……而夜晚又是那般愁慘。你老老實實地去想，你一定會和我一樣發見什麼疑竇的。

麥南父 「和你一樣，」你究竟怎樣了？

安得烈 我每天都發見疑竇。

麥南父 活見鬼！我真料不到會有這樣的事！好孩子，你真把我嚇倒了。因為可憐的勃朗施寄住了一個美國軍官，便要去疑她！去疑這自從你走後只是愁歎着的勃朗施！我有时還覺得她惦記你實在惦記得太過份了呢。我本不應當對你說這話的。但是，真的，人家有時看她，她簡直連話都不會說的……「如果安得烈在家……如果安得烈在我身邊……」除掉這幾句話以外，人家再沒有什麼可以使她高興的了。

安得烈 我並不要你來安慰我。我現在疑得要命。假如她做了什麼壞事，讓我知道還好一點。啊！如果你會看到她有什麼奇異的舉動，有半點可疑的地方，爸爸，我求你告訴



我。那比強詞奪理來安慰我還好多。

麥南父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什麼也沒有瞧到。你看我簡直嚇呆了。難道我以前想得到你會起這種疑心嗎？

安得烈 請你設身處地想一想：六星期以來，我每天發見這軍官的遺迹，發見他和勃朗施親密的證據。他們一路出去，他們一路吃飯；她學會了幾句英文；他還留了幾件小紀念品給她。啊！我並不說勃朗施犯了罪。爸爸，我也相信，當我心平氣和的時候，尤其是早上，假如我神志清明的話，我也相信她沒有犯罪。但是等我一見到什麼，我的不安即刻又復活了。我心想：「他那時在這兒；她那時在這兒。她苦痛着；我不在家……」我心想最賢良的婦人也不能沒有過失；至於男子呢，更是荒唐的多。我心裏尤其想到的是：我們可以一個人同住一百年，這人因為怕你傷心的緣故，對你藏着一個祕密，只要他愛你，他有本事把這祕密藏到一百年。

麥南父（搖動） 總之……總之……你實在不應當注意這事。我呢，我是確信勃朗施沒有過錯的。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對你說，你也不會相信的。你心裏會老是想我又沒有在她旁邊，我怎能證明她沒有犯罪……

安得烈 瞧啦，你現在懂得我……

麥南父 沒有……沒有……你要我對你說什麼好呢？給你一個確信？我已說得太多了。我的孩子，這只看你自信如何。你比我認識她多了。

安得烈 誰能認識誰呢？

麥南父 如果你對她沒有信賴，那就不配愛她。

安得烈 啊！爸爸，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這樣想過多少次！我也曾拚命想要信賴她。但是假若勃朗施真的有過一時之錯而不能不瞞着我，我的信賴能够挽救她以往的過失嗎？

麥南父 既然這樣，那麼你去跳水罷！四年來我們大家都痛苦够了。我想不到你回來會變得這樣麻煩。在戰前你只信仰着勃朗施一人。單只勃朗施一句話便可使你神魂顛倒。而現在……啊！算了罷，讓我們安靜點罷。你回家了。你的女人愛你。你還不滿意嗎？我可以用我的頭來担保她沒有對你失節。可是假若她對你失了節，你現在鬧又有什麼用處呢？替我守分安命地過活着，不要再想旁的得啦。大家都是這樣不幸過來的。安得烈 啊！是啦，我實在太使人難受了。我要努力改正我自己。如果有相當時間，或者……

麥南父 我聽到勃朗施的腳聲了。我讓你們……你要像從前一樣對待她。這可憐的孩子實在值得你那樣對待她的。（他開門）……不是……貞勒·麗龍。

（貞勒進來。）

貞勒 你好啦。麥南先生。

麥南父 你來得正好。請你講點倫理學給我的兒子聽罷。在達姆斯塔營中住過後，你瞧啦，他現在厭煩着呢。

（他出去了。）

貞勒 你必定厭煩得很利害啦，所以連在你父親面前都忍耐不住了。

安得烈 你想說什麼？

貞勒 聽我說啦，我剛才看見勃朗施，她到禮拜堂去了。她平素絕沒有這種習慣的，所以我想她一定有了什麼利害的刺激，覺得非改變她的念頭不可。

安得烈 她究竟對你說些什麼來？

貞勒 啊！什麼都沒有說。她的眼睛很動人。好朋友，當你不在時，你的女人只是不絕的苦痛着；而等到你回來後，她比以前更加不幸了。

安得烈 啊！請你罵我是個畜生罷。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對；並且我非常苦痛着。戰爭和俘虜兩事把我弄壞了。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已經不能再使勃朗施幸福了。

貞勒 不是這樣的，你並沒有變得比從前壞。你不過沒有從前那樣強，那樣有耐性罷了。

可是你還知道改過來。你被俘的時候，你的信都寫得很勇敢。

安得烈 那些信延長着「過去。」這是「現在」使我覺得疲倦。

貞勒 我們大家也都有點疲倦……你讓你自己爲一個不正當的疑惑所苦，這疑惑在以前是不能擾亂你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必定有別的事情。

安得烈 你這樣想嗎？……啊！朋友，我很曉得你可憐我。你或者有理由，但是我怎麼能夠老老實實地相信你呢？我要相信勃朗施而我做不到。

貞勒 啊！可惜我不能使你像我一樣的相信她啊！但是你瞧着她好啦。難道他能夠和你一塊生活而誑騙着你嗎？假如她有一個祕密的話，她早已洩露一千次了。

安得烈（突然） 貞勒，請你毫不隱祕的回答我一件事……

貞勒 只要你願意……

安得烈（瞧着她） 你能對我斷言勃朗施的純潔嗎？

貞勒 這是我可以對你發誓的一樁稀罕的事。

安得烈（從容說） 但是你，我怎麼能夠相信你呢？

貞勒（慌亂） 這話是什麼意思？

安得烈 你知道韋班死在我的懷中嗎？

貞勒（變了聲音） 韋班？這事怎的呢？

安得烈（凝視着她） 他斷氣以前說出了一個名字！

（他瞧着她。）

貞勒 後來呢？

安得烈 這不是他女人的名字……

貞勒 啊！

安得烈 這是你的名字……

貞勒（走開） 請你看在友情上，不要再說下去了……運命使你窺見了一段痛苦的往事。

一個少婦的過失。請你以後再不要對我提起這事罷。

安得烈 但是我怎麼能夠相信你呢？

貞勒 難道就是這事阻擋着你……

安得烈 許多年來你不是抱着這祕密和你丈夫生活在一塊，而你丈夫不是在你眼中瞧着和

我在勃朗施眼中瞧着的那同樣的天真嗎？

貞勒（經過一個激烈的內心的爭戰） 誰告訴我我和我的丈夫兩人裏面有個祕密存在？

安得烈 怎麼？……

貞勒 我早就把這少年的過失告訴過他了。你爲什麼要來提起這痛苦呢？

安得烈 怎麼，貞勒！你已告訴他這事嗎？你曾迫着你的丈夫來分担這沉重的回憶嗎？他對他的愛情還不够使你避免這事，使你隱瞞，使你扯謊，無論如何，堅持到底，堅持到死嗎？

貞勒（出語沉重） 不行，不行！你以爲人家形影不離的生活在一塊而能永遠誑騙着嗎？嘴可以藏住的祕密，眼睛會藏不住的。我沒有做得到。誰又能够做到呢？

安得烈（想着） 真的，這是可能的嗎？

貞勒（走近窗戶） 那兒有幾個從禮拜堂裏出來的人……我走啦……請不要生我的氣……最要緊的是請你憐憫憐憫她……

安得烈 謝謝你。

（貞勒出去了。）

安得烈（獨個兒） 她說我們不能永遠誑人，這話是真的嗎？（他起身，走近窗戶，癡想着，忽然）她，在那兒……這小腦子裏面有什麼東西呢？可憐的勃朗施——是啦，我真是畜生……如果貞勒真的不能誑人的話，我的勃朗施更怎能誑人呢？這不過是一隻膽弱的小鳥……可憐的娃娃……（他走到門口把門開了。勃朗施進來。安得烈拿着她的

手。)勃朗施，聽我說啦……跟我來，寶寶。我剛才太兇了。請你原諒我。我別的都  
不管，只希望你幸福。

勃朗施 那你不會再那樣了吧！

安得烈 我真不幸。但是一切都是我的過錯。剛才彼此誤會了。請不要生我的氣罷。

勃朗施 啊！安得烈，你爲什麼不相信我呢？

安得烈 我愛你。但我愛你……

勃朗施 那麼你爲什麼使我痛苦呢？

安得烈 我太愛你了。我以後要更加適當的愛你。我現在愛你愛得不得法。或者我已經不

知道愛你了。由達姆斯塔營中回到你身邊的是一個蠻子，一個被苦痛磨壞了的人。

勃朗施 (撒嬌) 不，這是一個病人，我要看護他，治好他，只要他肯聽我的話。

安得烈 這正是他所要求的。

勃朗施 可是人家一下又會改口的。

安得烈 現在好了：真的安得烈回來了。

勃朗施 這話你對我說過多少次了？

安得烈 但是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相信過。

勃朗施 真的嗎？

安得烈 有時當我們消除隔閡之後，我們還可以更加了解一點。我回到你身邊的時候是那樣的衰頹。溫柔的幸福自然不是一兩天就能回復的。

勃朗施 我好像聽到一個快好的病人最初所說的有希望的話一樣……我真的再得着你了嗎？

安得烈 爲什麼不呢？

勃朗施 從你回來以後，你從沒有對我說過這般溫柔的話。那些醜惡的夜鳥現在飛走了。啊！我再完全得着了你的安得烈了！

安得烈 可憐的娃娃！我真不知道你多麼值得再得着你從前的安得烈啊。

勃朗施 我從前常常想有一天會看見你很憔悴的負着傷回來，在長時期中要我把你像自己的兒子一般疼愛，結果畢竟用我的愛情把你治好了。請把你自己完全交給我罷，讓我的細心調治你，讓我服侍你，讓我顯出配得上你。現在實在應該輪着我來辛苦了。我的好人，當你在那邊早上醒來滿身疼痛冷得發抖時，你沒有想過我的溫柔可以使你忘記你的痛苦嗎？你沒有想過你有一天會睡醒在我的懷中嗎？

安得烈 寶貝，我尤其想到的是你因爲我的遠出而有的不幸，當我回來時應該由我來撫慰



你的。啊！我真沒有料到我却反過來使你痛苦……你這樣溫柔真使我慚愧。我真想自己打自己一場來處罰自己。

勃朗施 不要說這種話啊。

安得烈 這是應該的！你實在比我好。但是請你寬容我一點罷。一種險惡的疑心有時蓋住了我的理性。這正像一種不能抵抗的染在人身上的熱病。如果我愛你沒有愛得這樣利害，也不會弄到這樣的。啊！原諒我罷！請你至少知道我現在真的對你有一種深深的信賴。

勃朗施 請你拋去那種自己暗暗痛苦的習慣罷。請把你所有的憂慮告訴我罷。對於你，我的過去正像一本展開的書一樣。我沒有什麼事要瞞住你。我以前也絕沒有什麼事情瞞過你。

安得烈 啊！這事我知道……並且假如你有過失時，難道你能够誑人嗎？（緊抱她）不能的，不能的，因為別人尚且不能夠，可憐的娃娃，像你這樣的人，你能够誑人嗎？勃朗施 但是想不到你以前却能够那樣想呢！

安得烈 現在，我知道了，我瞧見了……我的勃朗施，最純潔的……惟一純潔的……勃朗施（微笑）惟一的？……你這話的情意雖好，但是恐怕欠些公道。

安得烈 你這樣想嗎？……如果我告訴你……有那一種人……但是我不說罷……

勃朗施 你到底要說什麼呢？

安得烈 得啦，你瞧貞勒……

勃朗施 貞勒？怎樣呢？……

安得烈 章班，他死的時候……

勃朗施 怎麼！你已經知道了什麼？

安得烈 你也知道嗎？

勃朗施 幾個月前，當她和我談着他，她把這祕密露出來了。可憐的貞勒！她曾經很痛苦  
過來呢。

安得烈 但她也曾告訴過你麗籠通知道這事嗎？

勃朗施 沒有，她的丈夫什麼都不知道。

安得烈 可是……

勃朗施 這是貞勒自己這樣告訴我的。

安得烈 這真奇怪……

勃朗施 我不相信她會騙我。

安得烈 如果她沒有騙你，她就騙了她的丈夫……無論如何她總騙了一個。

勃朗施 她不過單單瞞着我……

安得烈 (急切) 那麼這事情是可能的了。

勃朗施 (慌亂) 在貞勒，是啦……

安得烈 ……是啦……

(沉默好一會)

勃朗施 (帶着不安的神情觀察他) 貞勒向來就不很和她的丈夫親密的。他們那對夫婦

和我們不同。

安得烈 可是我却信了她很久。

勃朗施 你不像我一樣認識她。

安得烈 我們多麼容易看錯人啊！

勃朗施 不是嗎？

安得烈 這事真使人傷心。(他起身) 這事真使人傷心。

勃朗施 (語聲絞迫) 安得烈，你又轉着什麼念頭呢？……

安得烈 啊！沒有什麼！你不要再注意好了。

勃朗施 你來坐在我身邊罷……你不願意……至少請你瞧着我罷。讓我愛你啦，安得烈！  
……你多麼狠毒啊！

安得烈（回應，轉過身來） 狠毒？（他瞧着她搖頭說）不的……不的……（張開兩臂）  
來……

（她投在他懷中，但他的眼光超過她的肩膀瞧着遠處，若有所思。忽然他推開她，好像被什麼東西魅惑了似的，走近火爐，坐在矮凳上。）

勃朗施 你究竟又有什麼事呢？

安得烈 這兒他也來坐過的，不是嗎，他？……

勃朗施 他！……啊！住嘴吧……

安得烈 當他談到我時，你不一樣叫他住嘴嗎？（起身）你們不像現在一樣雙雙的在這屋子里嗎？這桌上不是有兩副食具嗎？（環顧四圍）啊！到處都有他的影子追逐着我。他此刻還在這兒，他動着，他好像活在你身上似的。

勃朗施 我不願你說這話。我心裏只有一個人；這便是你。你沒有權柄猜想一個正反面。安得烈 啊！把這話再說一遍罷。算你對我做了一點好事。你只愛着我。再說一遍罷……  
但是我不相信你。

勃朗施 你剛才還相信我的。

安得烈 現在我再也不能了。

勃朗施 瞞着我罷。

安得烈 難道這便是一個證據？

勃朗施 我以爲你好了。

安得烈 停止這齣喜劇罷。

勃朗施 但是要我怎樣說怎樣做才能夠使你信服我呢？

安得烈 你可以對我說，這男子是個下流東西，是個罪人。你可以對我說，他曾經想要侵

犯你而你不能不拒絕他。

勃朗施 沒有這回事。

安得烈 沒有這回事？

勃朗施 你不能強着我說本來沒有的事。這人既不是下流東西，也不是罪人。

安得烈 自然啦，你要怎樣說便怎樣說。

勃朗施 你再不願留下一點餘地嗎？我只是爲你生活着。你竟要逼着我懊悔起來嗎？……

安得烈 啊！勃朗施，不要說了罷……

勃朗施 難道你在想方設計來傷害我嗎？

安得烈 難道說這男子一點壞話便算是傷害你嗎？

勃朗施 我不許你這樣說。

安得烈 你竟要不許我說話嗎？

勃朗施 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

（安得烈走到裏面那張門口，把門半開着。）

安得烈 嚇！又是貞勒！……啊！你們所謂壞事是指的什麼呢，你們這班人？

（他把門用力的帶關着到房裏去了。勃朗施倒坐在一張椅上。貞勒進來。）

貞勒 你的丈夫？……聽我說，我遇着郵差。這兒是你的郵件。（她把信放在桌上）你怎麼的？

勃朗施 啊！我實在喪氣了。他太使我痛苦了……我希望了那麼久，不料反而弄到這樣地步。這就是貞潔的報酬啦。

（她起身，神經興奮。）

貞勒 難道你比安得烈還受打擊嗎？

勃朗施 啊！也許……

貞勒 可憐的朋友！

勃朗施（她無意中把郵件動來動去） 啊！天啊！……（她拿着一個信封）貞勒！……這

是……瞧啦！……

貞勒 他寫來的一封信？

勃朗施 ……他寫來的……（她瞧着房門，突然）我馬上把這封信拿給安得烈看……這便

是個最好的證據……（她很快的向房門走去，但忽然瞧着信封，停住，猶疑着……）

這信上說着什麼？……啊！貞勒，貞勒，我不最好是……把牠毀掉嗎？

貞勒 你說什麼？……

勃朗施 你瞧啦，我簡直不知道……把信拿給他看！他會怎樣想呢？……這封信……（突

然）不！

貞勒 當心罷。

（勃朗施不回答，瞧着房門，又瞧着信，突然折開信念下去……）

（幕）

第三幕

過了幾天。——佈景同上。室中稍現紛亂：有幾樣東西已經失了原位；一頂帽子丟在一把椅上，一件手工拋在桌上。

（勃朗施一個人立在窗前。好像焦急的在窺待着什麼人一樣。過了一會兒她匆匆的走到裏面的門口，打開門等着。貞勒進來。勃朗施隨即把門關上，拿着她的手，一面說話，一面把她牽往舞台上。）

勃朗施 啊！我在很焦急的等着你！……

貞勒 只你一人在家嗎？

勃朗施 安得烈出去了……所以……

貞勒 慧朗·納立芙對我說你有話要和我說。我即刻就來了。

勃朗施 是啦，是啦……謝謝你。

貞勒（環顧周圍） 你們好像又吵過來啦。

勃朗施 唔着變換……

貞勒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勃朗施 現在他簡直好像，叫我受苦才高興啦。他由學校回來發見我不在家裏。他和吵我  
了一場便賭氣出去了。但這算什麼呢？天天這樣。這種生活簡直不能再過下去了。

貞勒 你總當自己忍耐啊。

勃朗施 我不能够……我再也不能够了……

貞勒 再忍耐一下罷。這不過是個誤會啊。

勃朗施 不，貞勒，這不只是誤會。現在我已不能再確信我自己的心了。

貞勒 你說什麼？

勃朗施 我不能再相信我自己了，貞勒。我已不知道我自己是否還愛安得烈像過去十年裏  
面那樣。

貞勒 勃朗施，你究竟怎樣的啲？

勃朗施 啊！我應當把這事告訴你。我因為害怕你的批評，所以猶疑着。但我現在再忍不  
住了……他派了一個人來看我。

貞勒 一個人？誰？什麼時候來的？

勃朗施 昨天早上。我看見一個陌生的人進來了。謝天謝地，只我一個人在家。這是一個  
請假到這邊來的翻譯……他的朋友。

貞勒 這才是一件新聞啦！

勃朗施 你總還記得幾天前他給我的那封信上告訴我說他不久便會離開法國的。

貞勒 是啦……那麼？

勃朗施 那麼！他叫人問我能不能和他一路走。

貞勒 你說什麼？和他一路走！怎麼走法？什麼時候？

勃朗施 他星期三動身。

貞勒 星期三！

勃朗施 明天……（兩人呆了一會。忽然）現在你該懂得我的慌亂了罷。這男子，以前在

我不過是一個夢，一個另一個生活的回憶。現在卻忽然在我的苦難中變成了一個現實

。我以前決沒有想到我有一天會要突然來選擇的。

貞勒 但你早已選定了。

勃朗施 （看看周圍）是啦，我選定了……（突然）我走！請再不要對我說什麼。

（她放聲哭了。）

貞勒 （懇切的樣子）得啦！不要哭啦！還是來考慮一下罷。他等着你……底下呢？

勃朗施 我知道他明早會在里昂車站，他會在人羣裏面找我。我知道明天晚上我們會同路

動身往卜呂絲。

貞勒 那麼你不愛安得烈了嗎？

勃朗施 啊！如果我不愛他了，我還會爲他痛苦嗎？……但是我對於那個要走的人也覺得不忍。這話使你吃驚啦。誰會料到我今天會這樣談着他呢！但是自從他去後，我覺得比較了解他了。我在他的話裏面發現許多以前我不甚領會的種種意味。我有時很惋惜我自己那時不知道回答他。

貞勒 他不在你身邊，所以他使你心往。但是你還記得你從前對我談着俘虜時代的安得烈嗎？

勃朗施（深思） 真的啦……安得烈被俘，那時我有一種義務。他不在我身邊，他不幸，所以他能够競爭。但現在他回來了，而這已不是從前的安得烈了。

貞勒 你太把你自己的失望看得重要了。你沒有從前那般寬大。

勃朗施 也許這樣；但是日常生活卻是這樣無情！它把我們心愛的人所有的那種頂壞的地方顯給我們看……自從他回來以後，安得烈在我的眼中只是一個普通人罷了。

貞勒 因爲這樣，所以要愛他啦。

勃朗施 難道他就不能努力克制自己一下嗎。他愛我，但是他使我痛苦。因此我看得很明

白。

貞勒 但是假如你走的話，那人以後無論什麼時候也許會欺負你的，不是嗎？

勃朗施 誰知道？

貞勒 我單只問你究竟懂得這人是個什麼人？

勃朗施 只要他愛我，只要他是好人，有什麼相干呢？……而他是愛我……而他是好

人……

貞勒 對於這樣一個不大認識的人，你怎麼能說這種話呢？

勃朗施 我認識他的程度超過了你的想像。

貞勒 因為他在你家裏住過幾個星期嗎？因為他寫了一次信給你嗎？

勃朗施 這就夠了；他曾經對我表示過他愛我的誠心。

貞勒 你怎麼突然發現了這些事情呢？

勃朗施 一直到現在我不敢想到這些事。

貞勒 勃朗施！勃朗施！你現在在一個危險的山坡上。你知道這山坡會使你陷落到什麼地

步嗎？

勃朗施 是啦……從明早起。起初我非常害怕……現在我已經決定了。

貞勒 走嗎？這會成爲一樁罪惡。把這一點仔細想想罷。

勃朗施 處在我現在的地位，要有比較遠大的眼光才行。

貞勒 你能够拋棄安得烈嗎？

勃朗施 難道他沒有拋棄我嗎？他使我不幸。

貞勒 但是，總而言之，離去你的家庭！你想到這一點嗎？

勃朗施 一個沒有孩子的家庭。——沒有孩子！也許就因爲沒有孩子所以才弄到這樣糟糕

啦。——你怎麼還希望這兒能够安居？

貞勒 這城內的人會把你看作什麼樣的人呢？

勃朗施 這有什麼要緊呢？我以後住在美國。

貞勒 但是遠離故國不使你害怕嗎？

勃朗施 他那個國家在吸引我。這好似一張門突然開了，從這張門中我瞧見一條我早在尋

覓的道路……也許是幸福罷。

貞勒 你會受到一個可怕的欺騙。請你把這些念頭摒去罷。

勃朗施 啊！自從那個人對我談起他以後，一切辜負的希望，一切破滅的幻影，好像都湧

上了我的心頭。我的眼光完全改變了。老實說，以前我覺得怨我自己不幸是不合理的

。我以為我的痛苦不過是剎時的經過。我從沒有設想過一個除去安得烈的生活，一個除去他和另一個男子在一起的生活……突然這一切都改變了。

貞勒 無論如何你總不至於留下一封信給安得烈之後，便戴上你的帽子，扣好你的提箱，一去不返的走去罷？

勃朗施 寫信給他！啊！不，我做不到。並且我也不能和他面說。這非你幫幫我不行。

貞勒 幫幫你？我？

勃朗施 這是我等着你給我盡的一個義務。

貞勒 可是我不能給你盡這個義務。我不贊成你走。

勃朗施（握着貞勒的兩手） 貞勒，聽我說啦。我太痛苦了，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爲什麼我沒有和你商量呢？因爲我知道你對我的那種深情好意不許你給我一個公平的意見。所以現在除掉代替我去對安得烈說說，緩和和我那痛苦的最後一刻外，已經沒有別的办法。

貞勒 你現在求我什麼？……你不願再細想一下嗎？

勃朗施 不，不……假使你歡喜這樣的話，你可等我走了以後再對他說……如果我去說的話，我會使得他太痛苦。

貞勒 好個矛盾的婦人！你怕使他痛苦，而你卻要破壞他的生活。

勃朗施 絕不是這樣！我把他從我身邊解放出來。這是給他的最好的藥方。

貞勒 但是你，我的小乖乖，走啦！這是怎樣的冒險啊！

勃朗施 是啦，但是留着，又是怎樣的卑怯啊！

貞勒 這也許還算是幸福呢。

勃朗施 不要響……安得烈……（安得烈由裏面的門進來，兩手插在袋中，眼睛不望人，

嘴啣煙斗。他把帽子丟在碗櫥上，走到壁爐前面把肘靠住壁爐立着，頭傾向他自己，

拿腳踢弄着薪合。勃朗施歎了一聲氣，低聲說）幸福啦……

（沉默一會。兩個婦人都感覺着狼狽。）

安得烈（沒有轉身） 我很想和你談談話，勃朗施。

貞勒（低聲） 我不打擾你了……

（她們很誠懇地握了握手。貞勒悄悄地退去了。安得烈還做着原先的樣子。）

勃朗施 你真會下逐客令啦！

安得烈 因為她高興瞧我才趕她啦，這婦人。

勃朗施 看你多麼無理！貞勒很喜歡你的。

安得烈 不要對我說這些廢話罷……你們究竟談些什麼？

勃朗施 臺灣有什麼有趣的事……

安得烈 (轉過身來) 嚇！你們所談的從來都不是有趣的……但我來了，你們便住了嘴。

勃朗施 (神經興奮) 你說罷！好……

安得烈 而等到她離開了這兒，你的頭腦便變得奇怪起來。

勃朗施 但她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你不起呢？

安得烈 我不是一個傻子。我知道她對你的影響。

勃朗施 你嫉妬她，因為當你使我十分痛苦時，她是我惟一的避難處。

安得烈 就是她使得你昏頭昏腦。我知道她外面裝着沒有一點事的樣子，其實不知不覺的在進讒言。(勃朗施表示不屑辯的樣子) 好啦！當我進來時，你們還在談着他。

勃朗施 够了，我求你。

安得烈 (走近她) 你真以為你能讓他來看了你而我什麼都不知道嗎？

勃朗施 (茫然) 他來看我……

安得烈 昨天早上，當我在學校的時候，足足有十個人曾經看見一個美國軍官在我們這棟



獨上。

勃朗施 那麼因為有一個美國軍官在這條街上走過，你便猜想……

安得烈 而當我回來時，留在樓梯間的那種香煙味呢……

勃朗施（慌亂） 可是……你……你做夢……

安得烈 啊！你不要再強嘴罷，因為我已確實知道你曾經會過他。

勃朗施 安得烈，讓我完全告訴你，你可相信啦。來看我的是一個請假出來的翻譯。

安得烈 你扯謊。

勃朗施 如果我告訴你昨天早上人家看見的那人是他託他來的，你總會相信我罷？這事不

過如此。

安得烈（縱聲大笑） 這事不過如此！這人派了一個人來看你，你倒說這事不過如此，

你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啦。你太沒意識了……也許你太狡猾了。

勃朗施（受刺激） 你多壞啊。這軍官在這兒住過三個月，當他動身回美國之前，他向

我致意一下，難道人家能够責備他太高尚了嗎？在以前，你會懂得這層的。

安得烈 在以前，你不會操心來庇護他的。

勃朗施 是的，我庇護他，又怎樣呢？他的舉動一直是正當富貴的。他不願意親自再到我

這裏來，因為我沒有請他；但是，當他離去法國之前，他有那種週到的心思來叫人向我道謝一下。

安得烈 真的啦！向你道謝！好個譏諷！他所希望的不過如此嗎？（勃朗施瞧着他，猶豫着，低下眼睛默默地轉過身去。安得烈向她逼近一步。）我要知道這翻譯對你說話的。你聽見嗎？（他抓着她的手臂）我命令你通通告訴我。

勃朗施 （掙開） 蠻子！

安得烈 （怒） 蠻子，也許是的。但我有通通知道這事的權柄。

勃朗施 （忍住） 我因為顧念從前和指望將來的緣故，我已決定暗中痛苦過去的。現在你使我再也不能夠這樣了。這只是你自作自受。（安得烈驚異地瞧着她）我以前是貞潔而又誠實的。但是你太無理了，你把我逼反了。

安得烈 把你逼反了？你究竟說的什麼！

勃朗施 （躊躇一下之後） 啊！今天不要再追問我了，去罷！

安得烈 你要說不說，使我冒火。又是貞勒的影響啦！

勃朗施 貞勒！如果你聽到了她的忠告，你就不會這樣說了！你看，我本想要好好安頓你的，你倒來阻撓我。

安得烈 安頓我？（突然握着她的兩腕）我不歡喜這類頑笑。好好的看着我，告訴我究竟怎麼了。

勃朗施 （要脫開） 鬆手啊……

安得烈 說啦……

勃朗施 （要脫開） 啊！那麼你倒霉啦……歸根結蒂應該使你知道的……我要走啦……

安得烈 你說什麼？

勃朗施 我要走……和他一路走，到美國去。這就是那翻譯來求我的事情。你現在知道這事了。讓你知道了還好些。

安得烈 （瞧了她一會，甚麼話也不說，茫然） 我沒有十分聽清楚。

勃朗施 不，你已經聽清楚了。

（沉默一會。）

安得烈 （變了聲音） 走！……這話是甚麼意思？

勃朗施 （轉過頭去，努力鎮住自己） 這很簡單的……他在巴黎等我。我明天動身……這事與貞勒完全無關……她求我留着……所以這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這一切都是你弄成的……

安得烈：你失了理性……你開玩笑……

勃朗施（焦燥，姿勢同前）難道我能够忍空扯個這樣的謊嗎？

安得烈：啊！你這賤婦，現在一切全都明白了。

勃朗施（轉過身來）全都明白了？

安得烈：我沒有疑錯……他做過你的情人。

勃朗施（憤慨的樣子，面對面地瞧着他）安得烈，我以前絕沒有屬過這個人。你既已

知道我會屬他，我現在還何必扯謊呢？我明天便會屬他，但以前，以前我絕沒有屬過他。

安得烈：住嘴罷！使我不相信你的那種深刻的「本能」，確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們兩人裏面沒有甚麼關係，你會像剛才那樣對我說嗎？兩個月來，你祇是不絕地扯着謊。你對我甜言密語，把我叫做你的病人。病人，我！啊！好個滑稽的發明，好個掩飾罪惡的手段！

勃朗施：啊！當心等我走了以後，等你相信我的時候，你要懊悔曾經說出這些話來啊。

安得烈：而那時你們會一同笑我的老實，不是嗎？因為我覺得雖然我和你這樣鬧，但直到今天，我心裏還是十分相信你的貞潔的。男子的不可救藥的蠢愚啊！你的貞潔……

勃朗施 啊！我會對你證明這事的。我不願將來後悔。你不是肯定我始終對你忠實的嗎，聽我說罷。

安得烈 還有甚麼鬼話……

勃朗施 憑着我們以前那些愛情的幸福的歲月，憑着我們以前覺得親愛的一切，憑着我所愛過的種種東西的記憶，我對你發誓，我對你發誓，安得烈，我絕對沒有做過他的情婦。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因為如果我做過他的情婦，事情也許更壞呢！

安得烈 你以為還有甚麼能够比你使我痛苦着的事更加使我痛苦嗎！

勃朗施 你用着你那些無理的疑惑那樣磨難我，弄到我自己反省起來了。這只怪得你的兇暴，你的嫉妬。這是你自己弄到我有時想起這人，並且想起他愛我。我領會了他那種懇摯的溫柔所能給我的一切安慰。而以前我抱着憎惡之情去幻想的那種迥異的生活，結局我竟抱着同情心去瞧了。（沉默）現在你相信我了罷？

安得烈 信不信與你何干？

勃朗施 我是對你忠實的。你現在和將來都還佔着我的心的最好的一部份。請你相信，我並不是去找尋一個新的生活，而是逃避一個痛苦的生活。你自己，你以後也會很快的覺到這樣做比較好些。

安得烈（突然）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失了理性的行爲……

勃朗施 我要解放你。你想想我們過去的那兩個月罷。

安得烈 兩個月！這算什麼呢！

勃朗施 這兩個月比其餘一切的時光都重要。

安得烈 想想我們以前的生活，和我們以後還能夠有的生活罷。你會忘記……

勃朗施 我什麼都不會忘記。正因為這樣，我不能留着。你還年輕。難道你沒有了我就不能使你的生活完美嗎？

安得烈（舉起兩臂）啊！沒有了你，再造我的生活！……（沉默一會，突然走近她）好！對啦！這是我的過錯……但是難道我便不能改變嗎？

勃朗施（走開）住嘴罷！住嘴罷！這話你對我說得太多了。

安得烈 但是想想你以後也許會受苦呢。這太無意識了。你說着想着一些完全和你無關的事情。究竟怎樣的啦？瞧着我罷。這屋子裏的雰圍氣比以前不同了。

勃朗施 兩個月來就比以前不同了，從你回來以後……

安得烈 那麼只怪得戰事啦！

勃朗施 難道這樣想便能回復我們的幸福嗎？便能使我們不像兩個陌生的人一樣互相試探

嗎？

安得烈（來回走着）我還聽着你的話！我還和你爭論着！天掉下來了，我還不知道爲的什麼。但這事不是真的啦。不是我做夢，就是你瘋了。今天我們大家都沒有用着同一種語言在說話。走！這事是無意識的。

勃朗施 最困難的就是要把這事告訴你……現在已經告訴你了……

安得烈 你怎麼能夠變到這樣殘酷？拿這樣的態度對我說！……啊！你這賤婦！

勃朗施 安得烈，再說徒然糟塌我們的時間。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這事決不是侮辱我便能使我感動的。我焦燥而又苦痛的在等着達到我的目標。請你顧全面子，忍住你的怒氣罷。請留給我一個不會帶着輕視的眼光去看的印象罷。

安得烈 但是你在說夢話啦！你看，你竟以爲我會讓你去做似的在說着。你幻想着以爲這事會這樣容易做的嗎？以爲我會替你打開大門請你出去嗎？

勃朗施 如果你還把你自己的話，你不會動手動腳的。

安得烈 毫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不留住你。

勃朗施 那麼聽便罷！因爲無論你怎樣做，我已經決定要走的。

安得烈 啊！單是爲你自己的原故，我也會知道阻止這事的。

勃朗施（輕視的樣子）自然啦，你比我強。如果你要留住我，你可以做到。你可把門鎖上，不是嗎？再則你可縛住我的兩手。等你放我時，那已太遲了……我會留着……

但這樣一來，你就不想想我們以後的生活嗎？

安得烈……我們以後的生活……

勃朗施 怎樣的回憶啊！被用強力留住的，被兇暴……

安得烈 住嘴啊……我愛你，我……

勃朗施 你愛我愛得還不够使你自己不走上野蠻的一條路。

安得烈（走開）啊！好，走罷！我愛你的程度至少够使我自己保持沉默……你要怎樣

做便怎樣做好了。請你不必憐憫我！

勃朗施 你這目私自利的人，難道你還有說憐憫的份嗎？爲要使你滿意的緣故，便非什麼也不說的痛苦着不可。你是帶着一個殘酷的需要從那兒回來的啦。

安得烈 我愛你，但我不是殘酷。啊！怎樣的教訓啊！……你可以對我說這一切都不是真的，你不過單單要試我一下罷了。

勃朗施 這全是廢話 明天我便不再在這兒了……

安得烈（突然）這豈有此理……



(他握着她的兩腕。)

勃朗施 你弄痛我了。

安得烈 (強暴) 我會抓住你的！

勃朗施 (叫說) 畜生！

(她掙開逃到房裏去了。)

安得烈 (瞧着門，隨後流轉眼光環顧四周，由這件傢具瞧到那件傢具，由這件東西瞧到那件東西，他爲一種正在增長着的憂難所襲) 啊！我幹下了什麼？

(他呆立了一會，隨後踉蹌着走去坐在矮凳上，對着火爐。他拿着小火鉗機械般的轉動着。當有人把裏面那張門推開時，他已這樣過了好一會。麥南父進場。天晚了，這屋子在這一場自始至終只由那些從窗口透過來的黃昏的微明和餘下的柴火照亮着。)

麥南父 晚安，兒呀。

安得烈 (低聲說，小火鉗突然在他的手中停住不動了) 晚安。

麥南父 我早知道這時候可以找着你。勃朗施沒有在家嗎？

安得烈 ……不。

麥南父 沒有什麼新聞嗎？

安得烈（焦燥的轉動着小火鍋，已經預備要吐出他的心事）啊！一件新聞……

（他躊躇着。）

麥南父（用疲倦的語聲說）今晚我非常疲倦。我太老了……

安得烈……不，什麼新聞也沒有……

（沉默一會。）

麥南父有些時候也畢竟免不了會自己反問起來：活到七十五歲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晚上出門時，寒氣浸入我的骨髓。

安得烈來烤烤火……

麥南父不，用不着，因為我一下就要走。我家裏的火在等我……（勃朗施慢慢地把門開了。麥南父回過頭去）呀！晚安，勃朗施。

勃朗施（羞怯地說）我聽着你來了。

（機械般地走去拿着留在裏面椅上的頂帽子，隨後她呆呆地靠着碗櫃立着，瞧着那兩個男子。）

麥南父啊！是啦，安得烈，人都戀着自己的家庭。你再過些時便會知道在外面多麼苦惱……但是可憐的孩子們，真的，你，對於這事你已太早的懂得一點了。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但是我們還算得幸福呢，我們這家。你本不一定能够回來的……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啊！我那時心裏多麼難過啊，當我一想到我或者看不見戰事的終結，尤其難過的是：我或者看不見你回來！謝天謝地，戰事已經完了，你也回來了，而我還活着。現在我已經放心了。我可以走了。

安得烈 不要說這種話。

麥南父 在普通人已經什麼都不再希望的年齡，我却痛苦得希望得太利害了，現在再不能等待什麼了。在戰爭期間，我們好像一些過於緊張的繩子一樣。現在我們才稍稍喘過氣來；至少我個人是這樣的。因為你們呢，年紀還輕，自然不同……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你瞧啦，餓開了你，我馬上就要回家，因為我覺得只在自己家裏才舒服。但是你以為在家裏又有什麼好嗎？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什麼人都不會看見……

安得烈 是啦。

麥南父 啊！人從沒有儘量享受他的青春，兩人一同過活，這不是一種慣例，却是一種不

斷的陶醉。因爲，可憐啊！這事不會繼續很久的。一個被判定早死，另一個被判定獨老。但是我太愛你的母親了，我不能有什麼歎怨。我分得的這份是最壞的。但這樣更好啦。

安得烈 瞧啦，爸爸……

麥南父 至於你們呢，你們比較我們懂得享受你們的幸福，因爲你們很早就嘗着了孤獨的苦痛……啊，天喲！這次戰爭期間我們過着怎樣的生活喲！你能想到那些留在家裏的人們生活上的苦痛嗎？啊！我不是說我自己。我那時並不比現在更壞，現在我的家庭當我回去時還是一樣空虛的……但那些少婦們，正在應當幸福的時候……你真不能知道這四年裏面勃朗施所過的生活啊。

安得烈（答） 知道的……知道的……

麥南父 這決不是在回家的那種快樂中能夠完全回想起那些事情的。實在說來，以後永不會完全回想起那些事情的。你固然不用說，勃朗施自己也不會的，雖然她曾經受過那些苦。因爲廣的記憶本來消滅得很快啊。最多只有那些和我一樣的老頭子，天夜了，會想起這些事情，他們也許還是不開口的好呢……

安得烈（語聲絞迫） 啊！爲什麼……

麥南父 雖然這樣，把悲慘的過去和快樂的現在比較，也不見得始終是無用的啊！

安得烈（好像對自己說一樣） 悲慘的過去……

麥南父（瞧着他） 我常是在天晚時跑來這裏。當我進來時，——也許是這事打動我罷，——這屋子有着這同樣的不確定的光亮。勃朗施恰好坐在你坐着的矮凳上，像你一樣臉對着火，並且她也像你現在一樣玩着火鉗。

安得烈（幾乎哀求的神氣） 啊！爸爸！……

麥南父 可憐的女人啊，她在火旁等着你。她是這樣等了四年。

安得烈（悲痛極了） 但是她至少有着希望呀，她！

麥南父 幸虧有着希望啊！如果沒有希望，她怎麼能夠活到現在呢？

安得烈 啊！爸爸！我求你，够了！

麥南父 請你原諒我，兒呀。我不如把這些省察留在自己心裏還好些。但我對你所說的這些話，毫沒有什麼用意。現在你們既然再團圓了，請志去那些不幸的時候罷。好啦！  
我明天來看你們。

安得烈（苦悶欲絕） 啊！明天……

麥南父 再見，我的孩子……再見，我親愛的勃朗施。

（他出去了。經過好一會，安得烈和勃朗施不動也不語；安得烈顯出頹喪的樣子，兩眼凝視着前面；勃朗施顯出恐懼的樣子，靠緊碗櫺立着，胸部爲感動的情緒鼓脹着，兩眼凝視着安得烈。）

勃朗施（低聲，費了很大的力） 安得烈……

安得烈（無情，沒有轉過身來） 什麼事？

勃朗施（試着鎮住自己） 爲什麼……爲什麼你留在黑暗裏面呢？我去燃燈吧。

安得烈 不，不，不要光亮。

（勃朗施舉目四顧，瞧着壁爐，瞧着窗戶，瞧着室內的每件傢具。她想向前一步，但搖幌着而攀住碗櫺的角。於是她舉手向前，搖動着，好像摸着觸着遠處的什麼東西一樣。她再瞧着安得烈而戰慄着。）

勃朗施（苦悶欲絕） 安得烈，告訴我……

安得烈（沒有轉過身來） 現在你也好閉閉嘴啦。

勃朗施 啊！不要這個樣子對我說……我要知道你以後會怎麼辦啊。

安得烈 與你何干？

勃朗施 你真無情啊！這是我應該受的。但是我非知道你以後會弄成甚麼樣子，你以後要

怎樣生活等等之後是不能走的……

安得烈 憑着你的慈悲，我求你免去這些問題吧。還有什麼用處呢？

勃朗施（離開） 啊！這間屋子，這爐火，這些給我們用慣了的東西……（叫着）啊！安

得烈！

安得烈 怎的？

勃朗施 難道你會在這兒生活嗎？

安得烈 勃朗施，這事我求你……

勃朗施 你會留在這屋內嗎？你會每天回來兩次把你自己一個人關在這些牆壁裏面嗎？

安得烈 爲什麼你要對我說這事？

勃朗施 在那些悠長的冬夜，你會要一個人度過嗎？

安得烈 住嘴，住嘴。

勃朗施 以後凡是星期天，你會要在這些曾經看見我們結合的傢具中度過嗎？

安得烈（把臉藏在手中） 求你慈悲一點罷！

勃朗施（向他走去，兩手合着） 但是我，我認識這種境况的。這殘酷極了！

安得烈 勃朗施……勃朗施……

勃朗施（跌在安樂椅上，在他旁邊，在火面前）

啊！你叫我怎麼好走呢？

（幕）（全劇完）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譯於巴黎。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改譯於永安。



一個現代孩子的夢

六

人物

佛勒得利克

佛勒得利克的爸爸

魯茜的丈夫

佛勒得利克的媽媽

魯茜

稅單夫人

月底夫人

抵押夫人

佛勒得利克的學友們

同一男優用着不同的面具

同一女優用着不同的面具

一個寄宿舍裏的一間寢室。

一片斜穿過舞台的簡單的灰色帳幔，象徵着牆壁，懸壁前面擺着許多床鋪。

祇有佛勒得利克所睡的，最前面的一個床鋪看得清楚。其餘的床鋪僅在半明半暗中顯露着；人們看不出寢室完結在什麼地方。

在佛勒得利克的床鋪旁邊，有一隻衣架，那上面掛着許多面具。

這是在晚上，但有一道非常強烈，非常明晰的月光，由上而下地，偏斜地照過舞台。

佛勒得利克睡着。人們聽到遠遠的，很遠很遠的地方，一個時鐘打着十點；隨後，另一個時鐘，較近而又較強地打着；再後，並不能確切看出是由什麼地方走出，祇見從寢室深處跑來了佛勒得利克的一個同學，戴着一頂中學生的制帽，但却穿得像大教堂裏時鐘上的聖僧一樣。他拿着一副繞絨，並敲了十下。在他消失以前，佛勒得利克坐起在自己床上，並凝視着他。那人隱入帳幔裏去了。佛勒得利克擦着他的眼睛，同時橫照過舞台的月光，改換了幾次顏色。

佛勒得利克（凝視着他的前面） 好的，好的，……我來了……

佛勒得利克的媽媽的聲音（在帳幔裏面） 你到那裏去，親愛的？

（媽媽出現了，她戴有一個繪着一副非常溫柔的媽媽的臉的面具。她坐在床邊上。）

佛 是你嗎，媽媽？

媽媽 你想出去嗎？爲什麼緣故呢？

佛 你怎麼能夠跑來這裏？誰讓你進來的？

媽媽 你想到什麼地方去？

佛 你看得很清楚啦，有人在叫我。

媽媽 誰在叫你？

佛 哪！……哪！

媽媽 啊！你想憑着月光出去嗎？

佛 這是走出窗戶的好路。

媽媽 當心罷。

佛 你老是替我就心。

媽媽 就心是媽媽的本份呢。

佛 這是一道由羅馬人造成的，非常堅實的好月光。那些階段都已走舊了，可是虧着你，

親愛的媽媽，我有一雙好鞋底。

媽媽 因為你想逃去，我心裏真不舒服。詹恩和瑪爾也都會要難過的。你竟能够毫不在乎地

丟下他們嗎？

佛 可是你，媽媽，你會滿意的。

媽媽 可憐的小東西，家裏是沒有地方給你的，這你很清楚。所有的地方都被你爸爸的掛

慮佔去了。

佛 我會把它們趕走的。

媽媽 千萬不要那樣做罷。你爸爸沒有了他的掛慮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呢？

佛 他是自私自利的。他愛我還不及愛他的掛慮。

媽媽 你不要胡亂批評你的父母罷？把身子站直。不要把你的指頭放在鼻子上面。

佛 又開始這一套了。而你却想我回到家裏去聽你的責備，爸爸的嘆息和你們的爭論……

媽媽 我應當轉去了。

佛 啊！我對你這樣兇，真是可怕的事！

媽媽 沒有什麼，我的乖寶，聽這樣的話也是我的本份呢。

佛 要什麼時候我才能够把真話講給你聽呢？

媽媽 再過兩年！

佛 這真長得可怕。

媽媽 爸爸和我，我們等了更多的時候呢。

佛 對啦，魯茜，我有些事情現在還不能够告訴媽媽。（當他說着的時候，那坐在床邊

上的女人把媽媽的面具取下，掛在衣架上，並在那上面取了一個少婦的面具戴上。）

要再過兩年我才能告訴她我愛你，因為要到那時候我才會走出寄宿舍，並且變成大人。

魯茜 慢一點彈，佛勒得利克，你去靠近鋼琴坐着。不要說得這麼響，人家會聽到你。

佛 如果你的丈夫聽到我呢，魯茜！可是再過兩年，他也許已經死了，於是我可以娶你。

魯茜 我的丈夫身體很好。祇有不消化的毛病可以使他死去。

佛 你得弄點蘿蔔煮鴨子給他吃才行。亞爾柏丁姑媽是吃了一隻鴨子煮蘿蔔死去的。

魯茜 可是如果我把他毒死了，你會要懊悔不止的。

佛 那麼我們永遠沒有法子擺脫他了。

魯茜 好好地彈琴罷，那樣你便會感到滿足。

佛 我彈琴是爲的要你高興。

魯茜 你對於音樂有着非凡的天才。我一直對你這樣說，這可是真話呀。

佛 你從來沒有給過我什麼報償。

魯茜 有一天，上過琴課以後，我在你的額上吻過，而你快活得笑了。

佛 可是當我把額角伸給你吻時，你却祇想戴着你的手套。

魯茜 它們要化那麼多時間才能夠戴上。我把我的生命的一半耗費在戴手套上面。可是我

看到你在盯着我看，並且你在痛苦着，並且你想對我說：「親愛的魯西。」

佛 啊！媽媽！媽媽！（女人重又戴上媽媽的面具。）爲什麼我現在還不能夠對你說呢？

媽媽 因爲你還是一個小孩子，而我不會和你認真起來。

佛 我已經是一個大人了，而你一點不知道。

媽媽 你還沒有把你明天的功課做好。

佛 我要成爲一個大音樂家，好向你證明你可以相信我。

媽媽 你得養活你自己……

（月光消失了。）

佛（暫時夢想了一下，隨後突然大聲說） 媽媽！我要成爲一個大音樂家來養活我自己。

（月光重又出現了。）

媽媽 這孩子瘋了。我們拿他沒有一點辦法。爸爸，你聽到了嗎？

（她消失在帳幔裏了。）

佛 現在祇有我一個人。現在祇有我這可憐的孩子一個人。啊！我的上帝，我是怎樣可憐

我自己啊！

（爸爸從帳幔裏出來，他也戴着一個面具，並且跑去坐在床舖邊上。）

爸爸 債主要來抓我了。我原想做一個大畫家的。我有着很多的才能。可是我不得不工作着來養育我的債主。你也得和我一樣才行。小孩們是一直得和他們的爸爸一樣才行啊。

佛 可是我呢，我不願像你一樣做法。我想弄弄音樂來養活我自己。

爸爸 嚇！嚇！如果祇有你自己一人得養就好啦。可是你會要養活一些人，而他們都是貪饞的。你以為你可以憑着音樂養育稅單夫人，月底夫人和抵押夫人嗎？這幾位夫人，人家是不能夠用蠶飼養鴨子去毒害他們的。

佛 你對我說着這類事情，那麼你不疼我嗎？

爸爸 我疼你，可是你必得和我一樣不幸才行。

佛 我不想成爲一個不幸的人。我會去弄音樂。而你們大家都會吃驚。第一，我有很多的才能。

爸爸 固執的孩子，你從來不肯聽從大人的忠告。我祇好退回我那充滿煙草氣味的，完全黑暗的工作室去了。

佛 爸爸究竟能夠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工作室裏幹些什麼呢？在那裏面抽煙能有什麼趣味呢？這一定是爲着要報復他沒有能夠作畫，所以他在一間完全黑暗的工作室裏過着日子



。可是我呢，我不願像他一樣作。我要弄音樂，並且成爲一個大音樂家，因爲我有很多才能，不是嗎，魯茜？

（那位先生把父親的面具取掉了，換上了魯茜的丈夫的那微笑而又滿足的面具。）

魯茜的丈夫 你要什麼時候才不再用小名叫我的女人！你在她身上是沒有一點權利的。我是她的丈夫，並且我的身體很好。我並不想死去讓位給你。第一，我是不歡喜吃鴨子的。

佛 我並沒有和你說話，我在和魯茜說話。如果你不滿意時，我可以和你決鬥，而所有的人都會吃驚起來。

魯茜的丈夫 我呢，我不會和你決鬥，因爲我並不把你認真當作一回事。你祇是一側小  
孩子，你最好是去念你的拉丁文。

佛 你是一個壞人。我相信你一定毆打魯茜，而且她一定不愛你。

魯茜的丈夫 你想叫我生氣，但是你連眉毛都不會使我縐一縐的。你聽，我一直微笑着，因爲你使我覺得非常有趣呢。魯茜愛我，因爲我替她賺錢，而你呢，你是沒有賺錢底能力的。問題全在這裏。

佛 你如果聽到我彈鋼琴，你便會大吃驚。

魯茜的丈夫 我不歡喜鋼琴。我恨極了鋼琴。

佛 啊！我知道魯茜和你在一道是不幸的。

魯茜的丈夫 既然我幸福，她便是世間最幸福的女人。祇要我讓她戴手套，她便別無所求了。啊！你真不知道她覺得你是怎樣癡傻啊，當你應着她戴上她的手套的時候。

佛（跳出他的床舖） 該死的東西！（魯茜的丈夫消失不見了。）他害怕了。可惜魯茜沒有看到這光景。

魯茜的丈夫的聲音 小孩子！

佛 你是罵我不到的，先生。（他坐在床邊上。）啊！好啦！我正處在一種悲劇的地位：

……並且竟至同時處在幾種悲劇的地位……我愛魯茜，而我沒有權力娶她……我想做一個大音樂家而我得掙錢幫助我的父母……可是首先我得離開這裏才行……當我還留在這裏時，我是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的……等我離開了這裏，我便會成爲一種使得衆人吃驚的力量，連嘲笑我的瑪塞爾，連魯茜的丈夫都會吃驚起來……啊！出去罷！……月光不是够堅實的呢？（他立起身並將手在那變成紅色的月光裏划來划去。）啊！它不滿意……得等着才行……得一直等着才行……這真討厭極了……在等着的時候我會老起來……（在一種發怒的動作中。）豬獠！（他在那變成黃色的月光裏踢了一腳。

啊！（他感着恐怖，跪倒了。）對不起了！（他非常溫和地把他的兩手在那變成白色的月光裏划來划去。）我剛才害怕過。（他立起身，跑去坐在床舖邊上。）應該知道等待才行，爸爸對我說過這話……可是這真長啊，生活……可憐的爸爸，當他在他那完全黑暗的工作室裏等着時，他該怎樣厭倦過來。

一個女人（由帳幔裏走出）他並不是孤零零一個人，你的爸爸；他和我一塊度過了許多時候。而我也會成爲你的伴侶，請放心罷。

佛 你是誰，夫人？

女人 怎麼！你爸爸時常和你說起我的啊，差不多天天說起我的啊。

佛 啊！對了。我認識你。你是稅單夫人，因爲你的緣故，爸爸的頭髮都白了。

稅單夫人 這對他那麼合式。這使他現出一副衰弱的樣子。他從來不願意染色；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你以後瞧罷，當你有着白髮的時候……

佛 我已經有一根白髮了，夫人。

稅單夫人 你開始得很早。到十七歲時，你會有三根。到二十歲時，你會有二十根。到二十五歲時，因着往後我要使你發生的種種掛慮，你會滿頭全白。因爲我盡力消去你的精力，你會變得和你爸爸一樣很乾，很瘦。那時，你便有資格結婚了。

佛 你真的用人血來養育你自己嗎？這事是爸爸告訴我的。

稅單夫人 這是真的，但並不祇是我一個人。我們有十一二個人分享着這種飲食。

佛 要怎樣才能使你殷勤起來呢？我不能給你彈彈鋼琴嗎？

稅單夫人 千萬不要彈。你不知道鋼琴也得抽稅嗎？人家會要你付錢的。

佛 那麼連鋼琴也得付錢才能够彈啦。

稅單夫人 什麼都得付錢才成。你這時所希望的一切，全都一樣。爲着成爲音樂家，你得

付錢。爲着娶到魯茜，你得付錢。爲着弄死魯茜的丈夫，你得付錢。爲着得到你媽媽

的安慰，你得付錢。

佛 祇有爲着受苦，人們不用付錢。

稅單夫人 這又錯了，我的孩子。如果爲着受苦可以不用付錢，那便太便宜了。爲着把你

關在這裏，難道你的父母不會付錢嗎？

佛 但是幸而我要走了。

稅單夫人 我們等着瞧罷。月光不會強到能够支住你的。

佛 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這話，稅單夫人？這事你一點也不知道。我有時知道使自己變得那

樣輕，你看着會要大大驚詫的：當我給魯茜彈着一個僅祇能够微觸鋼琴的樂曲，或是

當媽媽病了，我把腦袋擱在她的肩上……那時，月光可以支住十個像我一樣的人呢。  
你瞧得很清楚的啦。

稅單夫人 那麼，你在等待什麼呢？

（佛勒得利克立起身向月光走去。可是女人換了面具，並擋在他面前。）  
女人 噤！不要這麼快啦，孩子！你先得想到我才行。

佛 啊！月底夫人！你要我怎樣呢？

月底夫人 這樣動身，那太便宜了。現在是三十一號，而我還不會結算清楚。

佛 你去找我爸爸罷；我呢，這是我沒有關係的。

月底夫人 你可錯啦。恰恰相反，這事已經開始和你有關。你不是馬上就要成爲大人了嗎？  
？你沒有說過你想養活自己嗎？

佛 我想養活自己，可是我不想看你。我要成爲一個大音樂家，此外再沒別的什麼。

月底夫人 如果事情能够這樣的話，那便很容易了。那麼你以爲人們生在世間是爲着弄音樂或玩砂子的。頑得够了，我的孩子！你得知道人們生在世間是爲着結算他的月底啊。  
。不然的話，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佛 你是我所認識的自私自利的女人。因爲你的緣故，當我在家時，爸爸從十四號起便不

再回答我的問題，媽媽從十八號起便悶悶不樂，而從二十一號起，人們便不再給我吃  
羊角麵包。

月底夫人 你有二十二天得着你的羊角麵包，你還得把自己看作幸福的人啊。有些孩子比  
你更加不幸呢。

佛 人們對所有的孩子說着這話，好使他們得着安慰。並且祇要人們讓我弄弄音樂，得不  
得到羊角麵包那倒是毫不在乎的。

月底夫人 你從三號起便會不能再弄音樂的，因為你得想到乳酪商、麵包商、煤氣……和  
這位夫人。

（她換了面具。）

佛 啊！抵押夫人，你也跑來使我痛苦並阻止我弄音樂啦。

抵押夫人（假裝溫柔的樣子） 可是我對你有過什麼害處呢，我，我的孩子。難道別人不  
曾對你說過我是一個和善的，慈悲的女人嗎？

佛 對啦，但因為你的緣故，媽媽患上了偏頭痛的毛病，而爸爸不得不賣掉他的銀器。

抵押夫人 你知道這不是真的。你的爹媽雖然這樣說，但其實是因為你的父親買跑馬票輸  
了錢，他們才把銀器賣掉的。

佛 因為你使得他不快活，所以他到跑馬場去消遣。那麼，事情還是一樣的。

抵押夫人 這話是他說出來的。他這樣說比較方便。

佛 爲什麼你要跑來和我談着一些關於我的父母的事情呢？

抵押夫人 你的父母都是一些污穢的小市民。他們祇得到他們應當得到的東西。

佛 難道這是我的過錯嗎？我並不想成爲一個小市民。我想成爲一個音樂家。

抵押夫人 可憐的孩子！人們是必需把這種想頭灌注在他的腦裏啊。

佛 我用不着憐憫。滾你的韻。（她把面具掛在衣架上，消失不見了。非常騷亂的佛勒得

利克，凝視着那些面具。）啊！我現在從你們手裏解脫出來了！啊！人家不願意我幸

福！啊！人家不願意我成爲音樂家！啊！人家不願意我和魯茜結婚！可是你們等着瞧罷

。啊！人家不願意給我鋼琴！可是一個大音樂家一定要有鋼琴才能彈奏嗎？我也很可

以在我的床上彈琴的，我。

（他跑在他的床舖前面，開始在一個想像的鍵盤上彈奏着。不一會兒，人們便聽

到音樂，這是一種不像真的一切流行歌曲的混合。

佛勒得利克興奮起來，狂熱地彈着。他的同寢室的學友們一個一個地出現在他的

後面，聽他彈奏：他愈加激昂起來。不一會兒，他們手牽着手，圍着他組成一個輪舞

隊。

突然間，佛勒得利克的爸爸出現了。他一手拿着一個極大的調色板，那上面掛着一束一束的畫筆，另一隻手提着一隻倒洗面水的大桶子。）

佛（熱中，頭也不回，不斷地彈奏）去罷，去罷，親愛的爸爸！把它們丟在海裏罷！現在好了，爸爸！你已經得救了。

（爸爸把稅單夫人，月底夫人，抵押夫人等的面具，一個一個地取下，拋在桶裏。隨後他搖着他的調色板隱滅了，佛勒得利克繼續彈着。）

這時便出現了魯茜的丈夫，他把魯茜牽在手裏。佛勒得利克立刻站立起來，但是音樂却自個兒繼續着。學友們停住了他們的輪舞，凝視着他。魯茜的丈夫以一種非常浪漫的動作跪下在佛勒得利克面前，並把魯茜的手放在他的手裏。隨後他立起身向後倒退着，並用手做着樣子，彷彿在說：「佔有她罷！佔有她罷！」）

學友們（一同說）佛勒得利克！

魯茜（微弱地）佛勒得利克！

佛啊！魯茜！我現在已經够輕了！……我們走罷！

（月光變成藍色。佛勒得利克攬着魯茜的腰身，和她一同向前衝去，後面跟着他



的學友們。）

恰在佛勒得利克和魯茵走到月光的地方，並舉起脚以便登上去時，一切都熄滅了，同時樂聲也剴然而止……在黑暗中，人們聽到悲嘆，隨後是佛勒得利克的絕望的聲音……）

佛 媽媽！媽媽！我爲什麼醒來了呢！

幕  
（註）

